

# 希伯來書

新約導讀叢書之十一

吳終源譯



吳參  
終柯  
源乃  
神神  
父父  
父譯  
著

# 希伯來書

——  
新約導讀叢書之十一

光啓出版社發行

New Testament Reading Guide No.11

## **EPISTLES TO THE HEBREWS**

*by J.F. McConnell. M.M.*

*translated by*

*Wu Chung-yuan*

# 希伯來書

麥柯乃神父著  
吳終源神父譯

## 目錄

前言	一
導論	一
引言	一
希伯來書是一封書信嗎？	二
為什麼寫希伯來書	三
誰是希伯來人	四
誰寫了希伯來書	八
希伯來書寫於何時何地	一〇
教會如何接納了希伯來書	一一

希伯來書的訊息	一一
大綱與分段	一七
一、生活之路與生活之言希一 1 ~ 四 13	二一
序 一 1 ~ 4	二一
基督與天使 一 5 ~ 14	二四
勸勉 二 1 ~ 4	二七
聖子與義子 二 5 ~ 18	二九
勸勉 三 1 ~ 四 13	三四
二、生活之路與崇拜的生活希四 14 ~ 十 31	四四
我們的大司祭 五 1 ~ 10	四六
勸勉 五 11 ~ 六 20	五一
默基瑟德與基督 七 1 ~ 28	六〇
基督的司祭工程 八 1 ~ 十 18	六八
旅途中的天主子民 十 19 ~ 31	八四
三、生活之路與信德生活希十 32 ~ 十三 17	九〇
過去與現在的考驗 十 32 ~ 39	九〇

信德的表率	十一 1 ~ 38	九三
勸勉	十二 1 ~ 17	一〇六
西乃與熙雍	十二 18 ~ 29	一一二
最後的囑咐	十三 1 ~ 17	一二七
四、結語希十三 18 ~ 25		一二四
溫習指南與討論題材		一二六
希伯來書導論		一二六
基督與天使		一二七
聖子與義子		一二八
基督我們的大司祭		一二九
默基瑟德和基督大司祭		一三〇
基督與道路		一三一
考驗和信德的表率		一三三
信德的生活		一三四
聖經綱目		一三五
新約導讀叢書		一四一

## 前言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美國瑪利諾傳教會在臺工作神父感到爲了訓練教友，需要一些有關聖經及教理方面之書籍，於是決議自六十二年度起，進行一項三年的翻譯計劃，其目的在於供給一般教友一些基本讀物。會方委派我擔任籌備工作，我就聘請了王秀谷神父主持執行全部計劃，並請房志榮神父和王敬弘神父協助督導翻譯工作。王秀谷神父又邀請了狄剛主教（主教團秘書處）、王愈榮主教（臺北教區牧靈中心）、李震神父（嘉義教區）、孫靜潛神父（臺南碧岳神哲學院）、韓德力神父（聖母聖心會），共同組成編譯委員會，展開工作。希望三年內能爲中國教會有所貢獻。我回美國後，會方由歐義明神父代表。

本書是這項計劃的成果之一，特別簡述籌備經過，以爲紀念。本書蒙光啓出版社合作出版，在此一併致謝。

# 導論

## 引言

在你還沒有看下面的詮釋以前，最好把希伯來書原文先看過兩遍：第一遍從頭到尾一路看下去，第二遍則多花一點時間，找出一些問題，並在筆記本上記下那些問題是你所了解的，那些是你所不知道的。讀者應該學習熟識經文，使自己能夠看出某一段落在全文中所佔的地位，如果你懂得希臘文，自然應該看希臘文聖經。最好能找出所有引用到的聖經，並把那些看來特別有幫助的章節抄錄下來。

有關希伯來書的性質和來源的許多難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令人完全滿意的解答，其中一些問題也許永遠也不會有確定的答案。當然，這本小書由於篇幅的限制，也無法詳盡地討論這些問題。

## 希伯來書是一封書信嗎？

雖然它的開頭不像一封書信，但它的結尾（十三18-25）却是書信體。若望一書不論是開頭或結尾都不像一封書信，却常被認為是作者自己寫的而且比希伯來書更接近書信的風格。希伯來書看起來倒更像是一篇講道詞。在新約別的經卷中，有些清晰地反映出講道，但是對於希伯來書，我們應該問一下，是否作者一開始就想要寫一封書信？有沒有這個可能：他原想為某個慶節寫一篇道理，因為沒有辦法去參加慶典，就為那個團體寫下了這一篇道理。如果這樣，則他的結語只是隨在這篇講道詞後的附錄。在十三22作者認為他前面所寫的是「勸慰的話」；這話由宗徒大事錄十三15看來，可以視為一種半術語，用來指在敬禮中的講道。那麼，我們似乎有很好的理由，把希伯來書看作我們所擁有的第一篇完整的基督信友講道詞；雖然它是以書寫的方式送出，但並不是為了傳達及供人閱讀，而是為了宣講之用的。

## 爲什麼寫希伯來書

如果希伯來書是一篇代替講述而寫下來的講道詞，那麼作者的一般目標正如同每一個宣道者一樣，即是爲了某一個信友團體的靈修益處。他們一如我們大家，有太輕忽教友生活的傾向，而這種教友生活却正是得救之道。這似乎正是希伯來書的目的。它充滿了銳利的忠告和熱烈的勉勵語句，它討論最高超的題材並不是爲了這些題材本身，而是爲了鼓舞那個團體，催促信衆在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繼續基督的戰鬥，並支持他們的奮鬥。作者最主要的目的是保持這些在旅程中的基督信友繼續不斷的往前邁進，他不斷的鞭策他們，堅持他們應該前進。

許多學者持有一個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爲作者的主要目的是阻止這個團體重新回到猶太教去。因爲這些被視爲猶太基督信友的希伯來人，由於缺乏了他們奉教前自幼所熟習的那些隆重而精細的禮儀而感到無法忍受。現在，我們只要提出一點就夠了，希伯來書從沒有直接警告那個團體不要再回到聖殿或會堂去，也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焦慮，把會堂或聖殿看成敵對的力量。作者所懼怕的對手，真正的敵人和競

爭者是：世俗、肉慾、和魔鬼。

## 誰是希伯來人

無論是對這團體本身或本書的意義來說，這名稱都不是妥當的指示。起初它也許並沒有指種族的含意，在一個純粹的象徵意思下「希伯來」指示着被視為這世界的旅客和流浪者的基督信友（參見伯前一 1 和雅一 1）。甚至如果說它有意指明這封信的收信人是猶太基督信友，也極可能只是由信的內容所作的古老的推論，因此這推論並不是建基於某些我們所不知道的資料。

許多人認為這是正確的，甚或是必然的推論。對他們來說，希伯來書好像只是在要求一個猶太基督信友團體保持對基督的忠信，他們想希伯來書只可能寫給一個非常熟悉而且極其熱愛舊約和猶太禮儀的猶太基督信友團體。這個觀點有着嚴重的困難；比如說，這封信既然是寫給來自巴勒斯坦的猶太基督信友團體，爲什麼要使用希臘文呢？當然這漂亮的希臘文也可能是來自一個天才出衆的翻譯者，但是這可能性究竟太小了。即使如此，這翻譯者也必須覺得希臘讀者也能懂得才行。

希伯來書並不要求讀者比閱讀羅馬書、迦拉達書、伯多祿前書或默示錄更精通舊約，如果第一次讀就留給人一個不同的印象，那是因爲希伯來書有着較長的引證，並不斷的重覆，有時在許多地方也顯出一種基督信友對舊約章句和制度的註解。會堂幾乎是所有初期信友團體的中心，甚至於那些不是由會堂轉入教會的外邦教友，也受着對聖經透澈了解的訓練。

這一類的猶太基督信友在宗徒時代也不容易說明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就我們所知，當時的教會從來就沒有禁止從猶太教皈依的信友進聖殿或會堂，雖然不久以後由於宣傳基督福音的成功，普遍導致地方會堂禁止信奉基督的猶太人進入。無論如何，聖保祿宗徒自己在最後一次訪問耶路撒冷時，曾和別的猶太基督信友進入聖殿參加猶太人的禮節。（見宗二十一20-30）。如果希伯來書是寫於聖殿毀滅（公元七十年）之前，憑什麼權威能够禁止人進入聖殿呢？因爲聖雅各伯自己定期進聖殿崇拜，而聖保祿有時也去。如果這封信遲於七十年，那又何必要求人們不要去參加一個已不再舉行的儀式呢？在猶太戰爭期間（六十到七十年間）進不進聖殿根本就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書信本身從來就沒有告訴希伯來人不要進聖殿，甚至於根本就沒有提到聖殿。連被斷言是這種意見最有力支持點的十三13也沒有寫道：「不要回去。」在某種意義下，這些猶太人確實已經離開了猶太教的陣營，他們也許有回去的危險，但作者似乎只關心確保他們往前邁進。我們可以下結論說：這封信既不證明也不像是在阻止猶太基督信友回到猶太教去。

從某些痕跡（十三17、24）來看，希伯來人是指着一個地方教會內的一個團體，而不是整個地方教會。有人認為宗徒大事錄六7所指的正是這類團體，據推測這些歸化的司祭不久就無法呆在耶路撒冷，而必須逃往外方去，很可能就是爲了他們和他們的問題作者寫了這封信。在谷木蘭（Qumran）所發現的猶太團體的手抄卷使我們必須問一下：這些司祭是否曾經參加過這一個宗教團體？因爲在這一團體中有很多的司祭，而且他們的司祭職已經被理想化和精神化了。這封信上的許多地方和那些手抄卷上的觀點極爲近似，因此我們很可以把這封信看做是寫給曾屬於這團體的某些人。但是有關谷木蘭運動與初期教會的組織和著作上的關係是如此的複雜，以致於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有系統的作進一步的結論。而且即使我們有比今天

更強力的證明，希伯來人就是指這樣一個團體，但一個大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爲什麼這封寫給巴勒斯坦猶太人的信要使用希臘文？

作者不但有着極漂亮的希臘文，而且根據某些權威學者的意見，思想也很像是亞力山大派的學者，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說這封信是寫給一個和猶太隱修兄弟會有關係的亞力山大教友團體呢？斐羅(Philo)在他的著作「論默觀生活」(On the Contemplative Life)中曾提到過這個團體。這些「德拉博」(Therapeutae) (譯者按：Therapeutae)原意「治療者」是居住在亞力山大城附近的一個苦修學派，他們放棄產業，在一起過隱居生活，專務祈禱和研究聖經(或即天主的虔誠敬拜者，和谷木蘭團體有同樣的理想，同樣的神學和聖經注釋法，很可能就是他們的分支。來自這麼一個圈子的基督信友自然也就分享着亞力山大派的心靈，這就是爲什麼希伯來書的文詞那麼近似斐羅的原因了。

一個亞力山大的基督信友團體，保留着他們從前和「德拉博」接觸時得來的一些兄弟會的習慣，包括團體生活的革新形式，似乎正是所要求的收信者。這樣一個團體很可能不只在亞力山大，同時也在塞浦路斯和小亞細亞。我們可以假定「希伯

來人」即是亞力山大派的人在地方教會內所形成的一個特殊教友團體，他們可能並不都是猶太人。

這似乎是一個說得通的假說，在所能提出的反對意見中，包括着早期亞力山大派著作家的反對看法；但是這並不那麼嚴重，因為我們對埃及教會的開創一無所知，而克列門和奧力振所知道的似乎也不比我們多，但無論如何，沒有人懷疑教會很早很早就存在了。

## 誰寫了希伯來書

我們無法看出這書信是保祿寫的，而且如果不是早期的作家們說了它是保祿的，那麼也不會有人去想保祿是作者。這書信作者的希臘文是新約當中最好的，看不出來有一點保祿風格的痕跡；沒有突然的轉變、花式的開端、未完的思想、撩人的煙火、也沒有如同保祿一樣電光石火、迅雷震耳。希伯來書擁有自己特殊的美麗，固然是由於它所論及的題材之莊嚴與高貴，但是更主要的是作者的文學修養：到處顯出段落分明，適當的選用正確的字詞、平仄，時時注意到句子的結構。

作者相當的嚴肅，甚至有點激烈，但是他的激情和聖保祿的並不一樣，他的激情不會失去控制。他特別關心的焦點也和保祿不同，甚至引證聖經的方式也不同，他詞彙的豐富一方面是材料的關係，但是平滑的起承轉合，持久的高超論調，却在顯示出他擁有不同的心靈和智慧。

這並不是說他和保祿沒有一些共同點，我們可以找到相似的地方，而且也能够輕易的說明，但是如果說保祿是它作者的話，倒需要解釋它與其他保祿書信不同之處。他和若望也有近似的方面，雖然在作風上仍有極大的不同，甚至於最早把這書信歸於保祿名下的人也感覺到需要解釋，所以把別的名字列為翻譯者，助手或秘書，以便解決風格上的不同。他們知道的很清楚，就文學上看來作者不可能是保祿，所以他們需要有很好的根據才能說這是保祿的。看來我們必須指出一些和保祿有關的地方，最低限度是他與保祿的合作者或受他影響的間接關係，十三23提到了弟茂德，指出了同一個方向，弟茂德是保祿最親近的合作者之一。

在保祿的圈子裡最值得考慮的是阿頗羅（宗十八24~28；格前一12；三4~8；十六12；鐸三13）其次是巴爾納伯，他是唯一被認為有獨立著作的人，巴爾納伯可能曾寫

一封書信送給塞浦路斯的某些信友團體。如果我們把阿頗羅或巴爾納伯當作作者，我們就保存了它和保祿之間的關係，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否決這個可能性：阿頗羅或別的人在保祿的指導和許可下寫了希伯來書。

### 希伯來書寫於何時何地

如果保祿指導了這封信的寫作，那麼最晚的時期是六十七年；如果他沒有，那麼大約在九十年，因為羅馬的克列門曾在九十五年時引用過希伯來書。這封信假定希伯來人並不是最近才歸化的（二35；五11 f；六1-8；十32 f；十三7 f）。但是信中沒有一個地方提出一件我們可以決定日期的事。作者知道對觀福音、保祿書信和若望著作的傳統，但是我們無法證明他是在這些傳統成書之後才認識它們的；因此由六十五年到九十年之間的任何日期都可以符合這封書信的論據，沒有任何資料可以確定它在保祿死後才寫成。我們也無從知道這封信是在什麼地方寫的。

## 教會如何接納了希伯來書

我們所有的最早的手抄本把希伯來書緊放在羅馬書之後。它之所以被置於現在的位置：在保祿書信和公函之間，是由於它在西方所遇到的困難的結果；在西方，雖然人們很早就認識了它，也應用過它，但過了很長的時間總沒有把它放進聖經綱目中。這個西方態度一方面是由於不能確定作者是誰，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由於某些章節（六4-8；十26-31；十二16f）被嚴格主義者所應用了，他們反對教會在懺悔聖事中所採用的政策。在東方，這封信在所有地區都被接納為聖經，而且認為是保祿寫的，雖則在這一點上不是毫無保留。第四世紀以後，東方的傳統也在西方流行開來了，雖然在以後的歲月裡仍不時有早期爭論的回響。

## 希伯來書的訊息

作者是一個了不起的神學家，但在書信上他好像並不認為自己確是如此。他是一個完完全全沈入於牧靈工作的神學家，是希伯來人的精神需要，把他造成一個我

們在信中所看到的神學家；他一定曾經親密地和他們生活在一起過，並且覺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應該爲他們負責。他毫無疑問地看他們比他們自己還要清楚，他們的難題迫使他扮演神學家的角色，雖然這是一個只有沈思者才能作好的角色。

他們的根本問題實在是十字架的絆腳石——不是耶穌的十字架，而是他們自己生活上的十字架，雖然他們不會這樣去稱呼它。他們向一個鏡花水月般世界屈服的嚴重危險，他們充滿了誘惑去愛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正是他們應該追隨基督的榜樣而去克服的敵人，正是他們應該不受其污染的。我們似乎也可以從若望一書（二15 ff；四4 ff；五4 19）和雅各伯書（二27）中看到他們的處境，因爲這三位作者都有同樣的牧靈上的急務，如何使教友們的信德活潑？如何幫助他們重獲熱心？因爲只有這熱心能保護他們克服誘惑，不去和世界作不可能有的妥協。

本信作者似乎和智慧書（一13 f；二23 f）的作者同樣認爲世界本來是好的，而且人的受造是爲了不朽。天主創造了這個世界原爲啓示自己，但是現在，因爲人受了魔鬼的唆使而犯了罪，使世界在天主和人之間成了一道鐵幕；在魔鬼的狡計得逞之前，在罪惡之前，在死亡之前，整個世界原是通往天主的康莊大道，可是此後世

界變成了無可踰越的大森林。唯一的宗教問題是同天主合一的問題，希伯來書認為，天主是人的終向是不言而喻，如果在死後人無法與天主合一將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災殃和澈底的失敗。

古典的「對比強調法」(a fortiori)是希伯來書所作牧靈上呼籲，所採用的主要方法：如果古代的聖人們只有那貧弱的得救方法，尚且有很大成就，我們現有這麼有效的得救方法更該如何地去努力呢？古時候的人離天主那麼遠，尚且爲了他們的不信而受了這麼嚴厲的懲罰，如果我們對這麼親近我們的天主還不忠信，更該受到何等的懲罰呢？甚至於在有法律以前，在人類犯罪以後最黑暗的日子裡，人還能夠看見那不可見者，並棄絕世界，也從未失去對天主及其許諾的依恃之心。當法律頒佈之後，原來也只是暫時的，這法律包括有天主保護人安全度過直到新約建立的動作和新約的粗略草圖。

人從前的狀況反映在敬禮的安排裡，這敬禮是作者所關心的法律形態；聖經上描寫的聖所是一個帳幕分開爲兩個部分，或者如同希伯來書，把它分爲兩個帳幕，第一個，聖所的前堂，隔開到達天主的路，正是世界的標記或代表，在這第一個帳

幕中司祭們不斷的忙於此世的各種典禮，只有大司祭才有資格每年一次進入第二個帳幕，帶着犧牲的血去執行某種贖罪禮。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由於它所象徵的才有了永久的價值，贖罪的血有潔淨的效果，能够使舊約的人民恢復他們良好的身分，使他們成爲地上聖所的朝拜者，但它不能潔淨人的良心，它不能澈底的消除罪根，也不能克服人的反叛性；因此它無法使朝拜者在天主的聖所裡接近天主。這個禮節的確完成了一個神聖的目的，使人民記得他們不能消除的罪愆，並指出天主將藉基督的血所給予的完全赦免。

舊約的司祭從未跟隨他們的大司祭進入第二個帳幕，只能踏上往天主之路的開端，他們，指向我們——新的天主的司祭子民。但是有一點差別，我們現在能够跟隨着基督，我們的大司祭，並到達天主的臺前。大司祭每年一次進入帳幕，指向着真正的大司祭，他的血做到了公山羊和公牛的血所未能做到的。

聖子、我們的大司祭貢獻出他的生命作自我犧牲，潔淨了崇拜者的良心，現在有了一條穿越宇宙到達天主的路，物質的受造物不再是一個完全的障礙，在基督內，它再度成爲天主所計劃的一條接近神的路，一條通往天主的大道，在基督內，

因着他的聖身，體和血，宇宙不再是一個幻象、不真實的、影子、或專橫的，反而成爲一個新的生活之路，唯一的上天之路。

如此，希伯來書對人類唯一嚴重問題的最後答覆是：與天主合一的唯一途徑是基督和他的啓示，他的工程，他的榜樣，他的代禱。在聖子基督內天主最後決定性的進入了人的世界；同樣，人也在基督內突破了此世的陰影而進入天主之域。希伯來書雖不強調，但已暗含着信友結合於基督的道理，它所強調的是基督的中保地位。一位信友必須注視着他的大司祭耶穌、他的領袖、他的前驅及他的完成者；他必須注視着耶穌，因為耶穌是他必須取法之道。當基督的血在洗禮聖事中來到人的身上時，他與天主的關係便澈底改善了，他現在可以接近天主了，因為天主許可他接近。基督是聖子、繼承者、大司祭；而受過洗的人是基督的弟兄，也同樣是義子、繼承者和司祭。

但是他們必須趨向，他們必須接近，他們必須像一個真正的崇拜者一樣練習他們的司祭職。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改變應該在生活上表現出來。他們現在已完全生活在基督的標誌下了，應該在日常的敬禮、祈禱、互助、和信仰上結出果實，和不

可見者不斷的保持連續；應該要克勝這個世界，除非這個宇宙藉着基督的信仰已屈服在基督的腳下，並結合於上天之路，他們與之沒有和平共存的餘地。

整個基督信友存在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敬禮；我們信衆在我們大司祭的指導和幫助下參與其中。教會是一個崇拜者的行列，沿着苦路——朝聖之徑，穿越這個世界的大森林。回頭看，甚至於環顧四週都是很危險的。大森林侵蝕着四週，回過頭便會迷失，當你一離正路時，大森林便吞沒了道路。

威嚇和應許的交互應用並不只是牧靈著作上的技巧。希伯來人的得救有了危險，他們是繼承人，但是他們還沒有享受到整個的、安全的擁有繼承物。除非講道者能够恢復他們對於不可見的世界和不可見的大司祭的熱愛，好像他們永遠也不會擁有；這些原曾是他們的一切，也應該再成爲他們的一切。作者把這封信稱爲「勸慰的話」，（十三22）實在不錯我們既不知道作者的名字，很可以把他看做一個安慰者。

## 大綱與分段

這裡所給的大綱也就是詮釋時用的大綱，標題是用來指示作者在每一段裡的主旨和全書的一貫性：

- 一、生活之路與生活之言 一 1 ~ 四 13
- 1. 序 一 1 ~ 4
- 2. 基督與天使 一 5 ~ 14
- 3. 勸勉 二 1 ~ 4
- 4. 聖子與衆子 二 5 ~ 18
- 5. 勸勉 三 1 ~ 四 13
- 二、生活之路與崇拜的生活 四 14 ~ 十 31
- 1. 我們的大司祭 五 1 ~ 10
- 2. 勸勉 五 11 ~ 六 20
- 3. 默基瑟德與基督 七 1 ~ 28

4.	基督的司祭工程	八 1 } 十 18
5.	旅途中的天主子民	十 19 } 31
	三、生活之路與信德生活	十 32 } 十三 17
1.	過去與現在的考驗	十 32 } 39
2.	信德的表率	十一 1 } 38
3.	勸勉	十二 1 } 17
4.	西乃與熙雍	十二 18 } 29
5.	最後的囑咐	十三 1 } 17
	四、結語	十三 18 } 25

作者非常熟練於同時處理好幾個主題，所以任何對這封信詳細的分段不是不完全，便是靠不住的，因此之故，最好要限制旁註。研究者也該記住：如果他把這裡的分段和大多數聖經版本上的標題當做內容完整的目錄，他便錯了。

論題的轉移是那麼靈巧，以至於經常在還沒有查覺前我們已進入一個新的主題了；作者就像一個令人眩眼的變戲法者，他能夠讓好幾個論題同時進行，如果我們

太注意其中之一，我們可能就忽略了其他的。爲了有效的研究這封書信，我們應該不辭往回看，並着眼於不同的層次，佈景可能還是一樣，可是不同的觀點有助於心領神會。

有一個看法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作者所希望表達的——他着眼於贖回人性，使之在基督內走向天主；在基督內共聆天主救援的言語，在基督領導下共同獻上敬禮，活基督的生活。這是人性在光明中的靈視，因爲基督之光自高處衝破了此世的黑暗，照明了我們的道路，爲我們指出了基督。

## 詮 釋

# 一 生活之路與生活之言

## 希一1—4

這第一段有很分明的段落，由圍繞着天主言語的序開始直到對天主的話的讚美詩（四12 f）結束。它是在公開敬禮的教友集會中勸告教友們注意生活之言的不斷呼籲，我們的得救端靠着聽從天主在基督內傳給我們的信息。

## 序 一1—4

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着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他藉着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立了他為萬有的承繼者，並藉着他造成了宇宙。他是天主光榮的反映，是天主本體的真像，以自己大能的話支撐萬有；當他滌除了罪惡之後，便在高天上坐於「尊威」

的右邊。他所承受的名字既然超越衆天使的名字，所以他遠超過衆天使之上。

這序是本段的緒言，同時也是全篇講道詞的導論。這四節形成一個完整的句子；首先拿天主在古時候說話方式和藉基督而來的信息做一個對照。然後描寫聖子。強調天主在基督內所說的話是決定性的，使這序言和若望的序有了連繫。

1 從前天主藉先知們而給的啓示是很不完全的，一點一點陸續的給，都是部分的、零碎的、重複的。希伯來書以爲重複與老邁便是舊約的記號，而新約則全然是新的，因爲天主在基督內給了全部的真理和整個的救援，「一次而爲永遠」便是他的工程的記號。我們所生活的日子是「最後的時期」，既然天主藉着他的子對我們說了話，便沒有任何保留下來而沒說的，我們也不必期待有任何更大的啓示了。

2 作者不太考慮耶穌說的話，而更着重於天主藉着聖子的位格和工程所給予的整個信息，這聖子被立爲「萬有」的承繼者；這個說法首先可能是指着天庭，從

1若若  
ff—1  
—ff

ff瑪廿一  
37

瑪廿五  
34

創世以來爲受祝福的人所預備了的國度。當然兒子是本然的承繼者，但他有一個附加的權利，因爲是藉着他造成了「宇宙」(The eons)；這詞本身可看成空間或時間，但是在這裡很可能是指着同樣的「萬有」，不是看得見的宇宙，而是看不見的天上世界。

3

接着描寫子；和父的關係，他是出自光明的光明，是光明的天主所發出的光輝或光彩，是父所有一切之最完美的表現。和受造物的關係，他是所有事物存在的真正理由，特別是信友真正本家本鄉的天上世界，但同時也是這物質世界的；原來這物質世界乃是那個真實世界在時間和空間裡的投影。他自天主而來爲滌除人的罪惡，使之能够接近天主。在此簡短的提了一下，子偉大的司祭工程，並且和他的登基相連接。

4

子無可比擬的崇高地位可從對他的顯揚中表露無遺，這裡描寫他的卓越地位和他所承受的同樣卓越的名字是一致的。在默十九12和斐二9也同樣強調了賜給基督的「名字」，但在那裡的名字大概是「主」(Kyrios)，而這裡則把那名字看作「子」。

## 基督與天使 一五、一四

天主曾向那一位天使說過：「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或說過：「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再者，當天主引領首生子進入世界的時候，又說：「天主的衆天使都要崇拜他。」論到天使固然說過：「天主使自己的天使為風，使自己的僕役為火燄。」可是，論到自己的兒子却說：「天主！你的御座，永遠常存你治國的權杖，是公正的權杖。你愛護正義，憎恨不法；為此天主，你的天主，用歡愉的油傳了你，勝過你的伴侶。」又說：「上主！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上天是你手的功績；諸天必要毀滅，而你永遠存在；萬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樣破壞。你將它們捲起好似外套，它們必如衣服，都要變換更新；但是你卻永存不變，你的壽命無盡無限。」又向那一位天使說過：「你坐在我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變作你脚下的踏板？」衆天使豈不都是奉職的神，被派遣給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務嗎？

基督於衆天使之上爲王的榮耀是這裡主要的論題，當然此地沒有必要去證明子對天使的超越性。但說復活基督的榮耀超過天使的燦爛便是宣告他在高天上受舉揚的一個可取的方式，這種宣告可能是一種公開敬禮的特色。此地似乎也有意爲二2的對比強調法奠下基礎。

這一段中顯示出作者使用舊約的手法，他總是在基督的光照下去看舊約；他並不指望靠它來證明自己的信德。但他發現使用舊約的字、句、章節，可以幫助並強化敘述教會表現在信德上的整個真理。他的某些句子，特別是開始和最後，比其他的地方更像是論及默西亞的，但是他用基督信友的精神去了解聖經，好像天主現在正在向他的新子民說話，所以他們的意義已經不再受當初寫下來時的環境所限制了。

在第二個引句裡，把論撒落滿所說的話應用到基督身上，更自然的翻譯該是：「當他（天主）再度引進首生子……。」有許多人把它看做是耶穌的誕生，或是他的第二度降臨，但新約其他的地方沒有任何可用來支持這種意見的；沒有任何經文說到天使在耶穌誕生或復臨時朝拜他。更好把它當做是基督在天上的登基

詠二7

撒下七14

詠九六7

斐弟前二9  
弗一三9  
ffff16ff

爲王，若望十七 1 5 提供一些相似的記載，而且「首生子」一詞是在復活的基督身上（雖然在別的地方意義有些增添），十二 23 的「首生者的教會」具有同樣的意義，只是那裡用了複數。那麼，世界（居住之地 *Oikoumene*）一詞應該是指未來的天上世界（二 5）。引用在基督身上的經文本來是指朝拜天主說的，只有在希臘文聖經的詠一〇三才提到了天使，它正適於作者把天使分等級的目的，她們帶着風和火的物質形態傳示了法律，其身分遠低於子。

8 9 詠四十四被引用，主要是因爲那裡稱子爲天主。也許它原來是稱呼國王的一種誇張形式，但在這裡則取其最圓滿的意義，這裡使用這個名號具有 6 及 10 12 節同樣的作用，即澄清作者對子圓滿天主性的信仰。「你的伴侶」大概是指天和地之日漸老邁，終將歸於烏有。

13 詠一〇九在新約中使用的次數遠超過任何舊約書卷。在第三節中已經提到過，那裡描寫耶穌「坐於尊威的右邊」。毫無疑問的，第三節注意到了耶穌自己曾引用它來表達某些默西亞秘密的事實，在那裡默西亞被宣稱爲司祭，而希伯來

書後來也一再地應用它。我們從所有的這些經文得到什麼結論？天使們不只居於子之下，而且也排列在子的地上家族之後，天主使她們爲我們服務，幫助我們到達許諾的目標。如此我們將了解我們的命運即是義子及繼承者。救援已在我們身上開始了。但只有到最後我們才能說我們已獲救了。

## 勸勉 二一〇四

為此，我們必須更應注重所聽的道理，免得為潮流所沖去。如果藉着天使所傳示的話，發生了效力，凡違犯抗命的，都得了公平的報復；那麼，我們這些忽視這樣偉大救恩的人，怎能逃脫懲罰呢？這救恩原是主親自開始宣講的，是那些聽講的人給我們證實的，又是天主以神蹟、奇事和各種異能，以及照他的旨意所分配的聖神的奇恩，所一同證實的。

這第一個勸勉是簡短的警告，要我們注意天主在耶穌身上所給予的信息，即是天主向他的新子民許諾救恩的信息。這勸勉一方面鼓勵注意所聽到的話，一方

面以不聽話的後果來恐嚇，這是一種講道者的語法，交互地應用催促信友信賴耶穌，與警告他們要小心不要忽略了耶穌的話。

2 1 1

由論及天使的某些地方和他們是我們僕人的結論預備下了「更應注重」和「我們怎能」這兩句話，如果這些僕人說的話（即是法律）有懲罰的效果，那麼

3 1 4

由子、上主所宣佈的救恩之路更該如何呢！他不只以言語而且以他的位格、他的生命和他的行為來宣佈。讀者們沒有聽到主在說話，但是他們的確聽到了由看過並聽過主的人所宣講的救恩；而且這宣講還伴隨着洋溢的神聖標記和恩寵。這個描寫適合在耶路撒冷的早期教會，但不能因此而說它指出希伯來書是出於耶路撒冷，因為在宗徒時代任何地方教會的開始都有着同樣的心靈現象。

另一方面，作者似乎把自己放在那些沒有聽過主的人當中，這個事實相當肯定的指出作者並不是在替保祿執筆（參見迦一11 17），雖然我們還可以說他是在保祿的指令或許可下寫了這封信。另外提起天主三位也是值得注意的，特別是在暗示洗禮的框架下。

## 聖子與義子 二五、18

的確，天主沒有把我們所討論的未來的世界，隸屬於天使之下，但有一個人在聖經某處曾證明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人子算什麼，你竟看顧他？你使他稍微遜於天使，賜給他尊榮和光榮當冠冕，〔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將一切放在他的脚下。」〔將一切放在他的脚下〕一句，是說天主沒有留下一樣，不隸屬於他權下的；但是現今我們還沒有看見一切全隸屬於他權下。我們却看見了那位「稍微遜於天使」的耶穌，因所受的死亡之苦，接受了尊榮和光榮的冠冕；這原是出於天主的恩寵，使他為每個人嘗到死味。其實，那為萬物的終向和萬物根源的天主，既領導衆子進入光榮，藉苦難來成全拯救衆子的首領，也是適當的，因為，祝聖者與被祝聖者都是出於一源；為這個原故，耶穌稱他們為弟兄，並不以為恥，說：「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在集會中，我要讚揚你」。又說：「我要靠天主。」又說：「看，我和天主所賞給我的孩子。」那麼，孩子既然都有

同樣的血肉，他照樣也取了一樣的血肉，為能藉着死亡，毀滅那握有死亡的權勢者——魔鬼，並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一生當奴隸的人。其實都知道，他沒有援助天使，而援助了亞巴郎的後裔。因此，他應當在各方面相似弟兄們，好能在關於天主的事上，成為一個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以補贖人民的罪惡。他既然親自經過試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試探的人。

繼承者的圓滿救恩是指着聖子與義子們統轄未來的世界。跟聖保祿一樣，他認為使我們成為義子的是聖神（見4節）。聖子高舉上天並成為天上的大司祭，結束了他的苦難和聖死，這是義子們得救恩的先決條件，也是他取了肉肉的完全解釋。

5 過去的舊約世界是屬於天使之下的，她們是天主傳示法律的中介。未來的世界（參見1-6）——這是發言者與聽者唯一所關心的，（或者可能：這是我們的主題），則是屬於子與追隨他者。這裡引用聖經沒有標明出處，一方面是由於在這裡很難把天主當作發言者，但是這種方式只有在一個熟練的作家寫給有深度的

讀者時才會使用；作者的意思是：「在一個我們大家都熟識的某聖詠中，我們有一個對天上世界的統治者來自天主的見證。」基督自己和聖保祿都曾應用過詠八，其中70雖然真正屬於這聖詠的一部分，但却為作者所略去，因為他沒有興趣指出人（聖子與義子們）是在有形的受造物之上，這受造物原屬天使之下（10-11）已經老朽了並注定要歸於烏有；他所要指出的是人在未來世界之上，只有這世界才有永久的真實性。這節經文不作「放在人的腳下」而作「放在他的腳下」顯然是指着基督和信友——新的人類，新的天主子民。而下面的他則指天主。（中文聖經已經把「他」譯為「天主」了）

我們還沒有看到義子們的全面勝利，但是從受舉揚的耶穌身上所有的光榮，我們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和信證，這光榮是他暫時屈辱的果實。這裡正如同五7-10和新約中其他地方經常有的一樣（斐2-5-11；弟前3-16，聖若望的著作更是普遍），要求我們默想天上的光榮；這光榮賜給了復活升天的基督之人性，作為他苦難聖死的賞報。他死是為我們眾人而死，是死亡的死亡，因為這是天主對我們的慈愛。有些意見把「天主的恩寵」讀作「遠離天主」（譯者按：有些抄卷把

「恩寵 (Charis) 讀作遠離 (Choris) ，而譯爲「爲叫他遠離天主……嘗到了死味。」) 雖然像可以接受，但我們並不採用，因爲下一節強調天主對我們的慈愛。

「天主既領導」我們或者應該讀作「天主有衆多義子當領進光榮」。這裡非常強調天主動的慈愛，和愛人的天主在基督救贖工程開始時所有的救恩意願。天上世界來自天主，也爲天主而存在，但是天主的計劃是要使衆子和繼承者分享這天上世界。爲實行這個計劃，他使基督作爲我們救恩的創造者。這裡所用的字是 *archegos* ，有領袖、首領、或指導、先鋒及創造者之意。耶穌是生命的首領，是復活事件中的生命首領，天主的計劃要求首領 (*archegos*) 自己必須因受難而成全。在信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成全，光榮和尊威如今已歸於他，作爲他受難的結局。天主既委派他救贖我們，他就採取我們所須的藥石，並因此使我們易於得到 (此藥石) 。

他、祝聖我們的「子」，走上爲我們被祝聖者所指定的光榮之路。我們衆人——子和衆子，都是來自天主，天主願意有一新的子民獻身朝拜他，而基督即是

那被選定的奉獻者。「成全」一詞可以有「祝聖爲司祭」之意，在希伯來書中可能即有這種含義，（例如10節）。無論如何，我們和我們的救主一起由一個家中被救出，而他又清楚地聲稱我們爲他的弟兄。

12  
13

爲了表達基督信友信念——即信友與基督共成一家，作者並沒有取用基督的話，而是採用了舊約在引用了詠廿一（其開頭數語曾爲基督在加爾瓦略山上所使用）之後，他又從依八17 f 中採用了兩句，第一句明白的指出基督同我們一樣信賴天主；第二句基督把我們看做天主所賞給他的孩子。這整段和基督在最後晚餐所說的話有極親密的關係，特別是若望福音十七章。

14  
15

作者在這裡堅持降生的真實性：子、聖言取了血肉的意思是要摧毀經由死亡而控制人的魔鬼。基督的死亡使他的弟兄們能够經歷與基督相似的死亡而脫離魔鬼的掌握。顯然基督並沒有來幫助天使（或者是採取天使的性體）；取得肉軀並屈服至死很清楚的是爲人而不是爲天使。他的使命是爲照顧「亞巴郎的後裔」天主在人間的朋友所組成的家庭。

16

17  
18

因此，子應當取得我們人性是正確的（或必須的），取得我們所有的苦難、

誘惑、考驗、和死亡的經驗；只有如此他才能成爲我們所需要的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並在我們對越天主的事上代表我們，並賠補我們的罪過。18節是要說明基督所以能稱爲「仁慈」的原因，而爲「忠信的」之說明則放在下一章裡。但是也可以說，基督的忠實是指對天主的忠實，而他的仁慈則是對人的忠實。基督的受誘（或試探）特別是指着他的受難和死亡。他既對於我們存在的黑暗面有了個人的體驗，我們便可信賴他的同情並滿懷信心地呼求他（參見四14~16；五1~10；六19~20；十二2~3）。作者也許並不大關心去證明基督懂得表示同情，或者他能够表示同情，而更願意指明基督在他的正義和服從上顯示了令人悅服的證據，並站在使我們與天主和好的地位上。

### 勸勉 三1~四13

所以，有分於天上召選的諸聖弟兄啊！你們應細心想想，我們公認的欽使和大司祭耶穌，對那委派他的是怎樣忠信，正如「梅瑟在他的全家中」一樣。他本來比梅瑟堪受更大的光榮，就如修建房屋的人，比那房屋理當更

受尊榮。不錯，每座房屋都由一個人修建，但那創造萬有的却是天主。梅瑟在天主的全家中的確忠信，不過他只是臣僕，為給那當要宣布的事作證；但基督却是兒子，管理自己的家；他的家就是我們，只要我們保存由望德所生的依恃和榮耀，【堅定不移，直到最後】。

為此，聖神有話說：「今天你們如果聽見他的聲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叛亂之時，像在曠野中試探的那一天；在那裏，你們的祖宗以考驗試探了我，雖然見了我的作為，共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惡了那一世代，說：他們心中時常迷惑，他們不認識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決不得進入我的安息。」弟兄們！你們要小心，免得你們中有人起背信的惡心，背離生活的天主；反之，只要還有「今天」在，你們要天天互相勸勉，免得你們有人因罪惡的誘惑而硬了心，因為我們已成了有分於基督的人，只要我們保存着起初懷有的信心，堅定不移，直到最後。經上所說：「今天你們如果聽見他的聲音，不要再心硬了，像在叛亂之時」，是誰聽了而起了叛亂呢？豈不是梅瑟從埃及領出來的衆人嗎？四十年之久，天主

厭惡了誰呢？不是那些犯了罪，而他們的屍首倒在曠野中的人嗎？他向誰起了誓，不准進入他的安息呢？不是向那些背信的人嗎？於是我們看出：他們不得進入安息，是因了背信的緣故。

所以，幾時進入他安息的恩許仍然存在，我們就應存戒心，免得你們中有人得不到安息，因為我們也蒙受了喜訊，有如我們的祖先一樣；可是他們所聽到的話為他們毫無益處，因為他們聽的時候沒有懷着信德。所以我們這些信了的人，必得進入安息，就如經上說的：「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決不得進入我的安息」。其實天主的化工從創世時已經完成了，因為聖經某處論及第七日說：「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作，開始安息。」但這裏又說：「他們決不得進入我的安息。」那麼，既然這安息還保留着要一些人進入，而那些先聽到喜訊的人，因背信沒有進入；因此天主重新指定了一個日子，即一個「今天」，就是在很久以後藉達味所宣示的，如上邊說過的：「今天你們如果聽見他的聽音，不要再心硬了。」假使若蘇厄實在使祖先安息了，此後天主便不會再論及別的一個日子。由此看來，

為天主的百姓，還保留了一個安息の時日。的確，誰進入了天主的安息，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正如天主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一樣。所以我們要努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照樣因背信而跌倒。

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精神，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沒有一個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顯的，萬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開的，我們必須向他交賬。

這一段裡包括着一個長而急切的警告，勸告希伯來人要看着基督，默想他的忠信，並在此光照下慎重地考慮不忠於他們的聖召也就是不服從救恩信息的後果。

二 1 他們是「聖弟兄」，因為天主的召喚祝聖了他們，不管他們在靈修上的進展如何。他們的天主召選是從天上（參見十二25）而來也引人指向天上，他們以專心向耶穌來答覆這個召喚。「公認」可以看作是他們在受洗時所作的宣信，或他們

在基督信友集會的公開敬禮中對基督——欽使和大司祭所慣於表示的忠貞。聖經裡只在這個地方稱耶穌為「欽使」，但是耶穌自天主得到一個使命的觀念却充滿着新約的各個書卷，並且在耶穌自己的話中也經常提到。

2 耶穌主要是以他仁慈的幫助和對我們的同情來表示他對天主的忠實，是天主使他成爲欽使和大司祭。雖然他的忠信正如同梅瑟一樣，而且他們二人都爲天主的「全家」完成了一個使命，但是就如兒子與臣僕之間的差別，耶穌遠超過梅瑟。「家」指天主的子民，是繼承以色列的新的天主家庭，建築物的隱喻也在這種情形下爲耶穌自己所用，他說建築物是他的教會，也即是追隨他者的團體。

3  
4 耶穌是這新家庭和天主子民的建造者，正如同天主是「萬有」的建造者一樣，這萬有是基督已經繼承了，而他的弟兄也將繼承的天上現實。梅瑟並不是那預兆基督子民的先前房子的建造者；他只是一個僕人，他的任務是指向未來。

6 梅瑟因着他的忠信預兆了基督的忠信。但基督是管理自己房屋的兒子，這房屋原是他自己所修建的。只要我們信衆和其他的基督信友團體一起，以勇敢與喜悅的宣信來表示我們的依恃和我們值得誇耀的望德，他的家就是我們。「依恃」

若九  
七  
十  
七  
三

若一  
三  
五  
一  
七  
；  
ff

瑪  
十  
六  
一  
八

(parthesia) 不只是一種主觀的態度，它是一個禮物，讓我們得以像自由人一樣親近天主；而在這以前我們則是畏縮於魔鬼之前的奴隸（114 f）。但是如果我們不加以利用的話，這禮物是會失去的。如果天主使我們進入他的家庭，我們怎可不利用每一個機會來表示我們的得意呢？

7 } 11  
「爲此」因爲我們是屬基督的；而他是忠實的，我們也就不能够不忠實或不忠義。作者再度引用舊約來描寫基督教的真理和態度，詠九十四可能已經在同樣的方式下被使用過好多次，而現在仍被用來在日課開始時邀請教友聆聽天主。作者認爲這些話是直接寫給基督信友團體的。應該把「正如你所最願意的」在「他的聲音」（7節）之後去了解。硬了心、觸怒（或使人發火）（思高聖經譯爲叛亂）試探、考驗、明證（思高未明譯）這些字詞是用一些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不忠不信、懶於事奉天主、怠慢天主的聖意、迷戀天主和他的世界以外的東西等的同樣的基本態度。

- 12 這裡提出了教訓：小心，也許你們當中有些人乖張得不去注意永生天主的聲音；但是一切並未失去，現在仍是「今天」是天主召叫你們和警告你們的時期，
- 13

所以你們要彼此鼓勵去聽天主的話，並服從基督救恩的信息。否則的話，你們將像厄娃一樣墮入罪中，抗拒升天的召喚。

14

我們是基督的伙伴，正如以色列人是梅瑟的伙伴一樣，但是只在一個條件下，（參閱6節）即我們當在領洗後為我們所開放的大道上繼續前進。在起初，即領洗誓願中已包括了結局，即完全擁有繼承之物。但是我們只有不屈不撓地把握住起初，才能够到達最後的結局。（注意16節的翻譯：「是誰聽了而起叛亂呢？豈不是梅瑟從埃及領出來的衆人嗎？」）為什麼那被選的一代，那早期的天主子民及天主之家不能够進入安息——預許的福地客納罕呢？唯一的答案是他們的不忠信，使他們就精神上說不適合進入安息，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天主召喚他們的聲音，他們既拒絕了召叫也就不能再繼承了。

四：1

同樣的情形也能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也可能因背信而被取消資格，只要我們證明沒有信德，我們也將被取消資格。這一節的意思不可能是在振作起希伯來人過早的失望心理，但如果是這個意思，那麼第2節的意思應該是：「現在仍是時候，天主尚在召叫。」我們更好懂作：「天主正向我們說話，如果我們不注意

2

他的聲音，將因他們失敗的同樣原因而失敗，因為我們沒有用信德結合於那些聽從他的人。」那些迷失在曠野中不能夠進入客納罕之安息的猶大人，是因為他們沒有在信德上聯合於那些聽從天主聲音的人，此如梅瑟、若蘇厄、加肋布。

不信者不能進入安息，如果我們對結合於那不可見者有了信心的話，我們已在通往安息的路上；按天主為我們所訂的計劃，真實受造物——「萬有」——「未來世界」。常是我們的終極目標。我們只有因着許諾而生活，才有到達許諾的可能。我們朝向天主的進度可在我們接受天主許諾的程度上看出來——天主的許諾常導向更深的許諾，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嘗到一點天主之安息的滋味，特別是在我們平常的敬禮中，在那裡我們與天主家庭的成員，我們的共同朝聖者集合在一起表現出信德的結合。天主仍繼續在向我們說：不聽命、硬心、離異分子以及不信的人永遠不得進入他的安息。這安息自世界開始已存在了，但只有那些現在已進入其中的人，最後才得安息其中。

這裡引用聖經再度沒有標明出處——可能也是因為不能夠把天主當做發言者。作者在這裡看到了聖經上三種不同的安息：（1）出埃及後進入客納罕，

### 3

### 4

5 } 9 (2) 第七天的安息，(3) 天主的永遠安息；前面兩種安息是指向着第三種永遠的安息。天主希望我們分享他的安息，這就是爲什麼在出谷世代的人們因不信而被棄絕後，天主仍繼續說到「今天」的緣故了。假如以色列人在若蘇厄（希臘文「耶穌」）地上的耶穌領導下進入了客納罕之後，已經得到了真正的安息，那麼在這麼多年以後再談到詠九十四的安息便沒有什麼意義了。爲天主的眞子民有可能獲得那個「安息」，並歡慶天主永遠的安息日。

11 10 若蘇厄的進入預許的福地就像大司祭進入至聖所，只是一種進入眞的安息在地上的複製品與摹本，並且也正象徵着它。眞正的若蘇厄現在已經進入了天上的安息，在那裡他也停止了他的工作。我們必須追隨我們的領袖進入那個安息，如果我們走別的路或跟隨別的領袖，我們將永遠得不到那個安息。

12 } 13 對天主聖言 (Logos) 的這個簡短讚美詩結束了第一段，並且似乎有意連把開頭 (1-1ff) 與結尾連貫起來。作者如此強調天主在基督內給予我們的信託，使它做爲整段的主要論題。言語被描寫成生活的事物，有能力貫穿我們心靈的最深處，披露並審判我們生命中所有的秘密。天主的言語現在正審判著我們，也將

在末日審判我們，言語幾乎就等於天主。

這幾頁的文詞很近似斐羅，但思想則全然是聖經的。作者在這裡，就跟在別處一樣，避免稱呼基督爲「聖言」。他這麼做可能是爲謹慎地避免與斐羅神秘的「道」(Logos)有任何的混淆。猶太的作家甚至把「道」稱爲大司祭。最後一部分的雙關語在翻譯裡沒有表現出來：在它(天主的言語 Logos)眼前，我們必須向他交帳(帳的希臘文也是 Logos)；我們的 Logos 必須交付給天主的 Logos。

## 二 生活之路與崇拜的生活

### 希四 14 - 31

這中段包含有三篇勸勉（四 14 - 16；五 11 - 16；十 19 - 31）。其中第二篇打斷了基督大司祭論的發展，第一篇和第三篇則給我們提供了作者意向的主要線索。注意救恩的話不再是一個問題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持守我們的信誓（*homologia*）並走近恩寵的寶座。這種信誓暗示着一種在這團體的公開敬禮中向基督表示忠貞的隆重的禮儀行爲，對這信誓的忠實不僅保證我們最後能進入天上的世界，而且能够使崇拜者甚至在現在就進入天上的聖所，並接近天主恩寵的寶座。正如同我們把通往某某城的路叫做某某路，所以在這裡通往天上的路已是天上了。「走近」一詞（四 16；十 22；參考七 19、25）可能暗示着一種禮儀行爲的象徵意義。

討論了言語之後，在這一段裡講道者的興趣似乎集中在這團體的禮儀，他的目標之一是推動聽眾明智地、有益地去舉行這個禮儀。他的勸勉明證他並不擔心

猶太禮儀對希伯來人過度的吸引力；他更關心他們的冷淡和士氣的低落，特別是表現在這團體成員對參加公共敬禮的怠忽上。這團體的禮儀是天上聖所敬禮的一種預期與先嘗，因為它帶着永恆的印記，忽略它將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

我們既然有一位偉大的，進入了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穌，我們就應堅持所信奉的真道，因為我們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受過試探的，只是沒有罪過。所以我們要懷着依恃之心，走近恩寵的寶座，以獲得仁慈，尋到恩寵，作及時的扶助。

14 } 16 「我們有」（參看八 1；十 21；六 19；十三 } 10）是作者的筆法，用以描寫一個團體在敬禮次序中所擁有的。我們的大司祭是一個「偉大的」大司祭，他屬於天上的聖所，他經由我們所必須通過的小徑到達其間。耶穌，天主之子，是我們敬禮中的職務執行者，是我們典禮的主祭。只有忠貞的參與這敬禮才能保證我們進

入安息。耶穌不只是我們所有的最寶貴的財寶，他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最寶貴的財寶。他的尊威與光榮並不是爲威嚇我們，而是爲吸引我們；我們充滿着軟弱，但是他因着經驗了我們所必須面對的困難和誘惑而了解我們；他自己已經過了這些困難與誘惑而沒有犯罪。我們的大司祭知道如何去同情我們，並在我們的軟弱中陪伴着我們。

因此我們應該以信心走近（參見三6），天主的寶座是一個恩寵的寶座，而不是懲罰。我們可以依賴他的仁慈給予我們所需要的恩寵。沒有罪過並不妨碍充滿同情，而且在某種意義下，這是最深度同情的條件，只有一個經得起誘惑的人才能了解誘惑的全部力量。全體基督子民能够接近天主，在舊約中司祭們能够走近地上會幕的至聖所，正預示着現在的新約子民。基督信友生活的本質乃繫於司祭子民追隨偉大的大司祭耶穌而接近天主。

## 我們的大司祭 五1-10

事實上，每位大司祭是由人間所選拔，奉派為人行關於天主的事，為奉獻

供物和犧牲，以贖罪過，好能同情無知和迷途的人，因為他自己也為弱點所糾纏。因此他怎樣為人民奉獻贖罪祭，也當怎樣為自己奉獻。誰也不得自己擅取這尊位，而應蒙天主召選，有如亞郎一樣。照樣，基督也沒有自取做大司祭的光榮，而是向他說過：「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位光榮了他；他又如在另一處說：「你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做司祭。」當他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他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他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他雖然是天主子，却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後，為一切服從他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遂蒙天主宣稱為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

這裡所開始的敘述被五11到六20的勸勉所切斷，直到第七章才繼續下去。首先描寫地上大司祭的資格和職務，然後再表明基督有資格並有職分。

大司祭是天主所召選的，作為天主和人的中介。因為他在天主跟前代表人，奉獻他們的犧牲和供物，以補贖他們的罪過，因此他必須是聰明和寬宏的人。這

## 15 4

樣一個人間的司祭了解他自己的軟弱，因此他易於同情無知和迷途的人，即實際上為那些因軟弱和無知而犯罪的人，而不是為那些「以大力」犯罪的人。事實上經文本身說是大司祭蓋覆着軟弱，這也許和司祭所穿的長袍有關，這長袍在後期猶太主義時成爲此世的象徵。大司祭也知道法律要求他不只爲人民，同時也爲他自己奉獻贖罪的犧牲。在我們的彌撒經文中「也爲我們罪人」一句原是爲主祭和他的助手而談的。

5  
6

聖經上清楚表示基督也有一個司祭的聖召，第一篇引用的聖詠並不提司祭職，但作者可能把對子地位的宣稱解釋爲司祭職的召喚。這節經文曾被保祿（宗十三<sup>33</sup>）用在基督的復活和升天上，並且似乎也是羅一3f的基礎。根據十5-10，基督從降生之初便是司祭，但是他的司祭職就如保祿對「子之地位」的看法一樣，離開了升天便無法了解。子的使命和司祭的工作是把人類領向天主。所以天主的宣告是對着天上坐於寶座上的子而發的，就是在基督登基的時候，天主出現而宣佈：「我今日生了你」以及「你是永遠的司祭」。第二個引句顯示基督是一個永恆的司祭，就如同默基瑟德的樣子。

戶十五  
申十七  
智十八  
22  
2  
24

若十七  
26  
ff

4 詠一〇九

我們已看到了基督的司祭名銜，現在我們要看他在世之時（即當他在血肉之身時）所作的司祭奉獻；大司祭爲罪過而奉獻供物和犧牲（見1節），耶穌也做了一個奉獻——伴隨着大聲哀號和眼淚獻上祈禱和懇求。這樣所描寫的大概不是嚴格的指着耶穌在地上生活時的某一個事件或行爲，而更好說是把耶穌一切的苦難用一種高超的代禱行爲來表示。講道者和聽衆都知道了受難的細節，耶穌是在極端的痛苦與死亡中被顯示出來，但是這痛苦與死亡是司祭性的，是他的祈禱，遠超過任何個別崇拜者的私人祈禱。

這裡並沒有說他要求免於死亡，只說他向天主獻上祈求，而天主有能力救他脫離死亡。作者不可能意指大司祭作了一個無條件的祈禱以求免於死亡，因爲他知道他使命所包含的一切（二9~10；14~15；十二2），而且也接受了這一切。由於懇求是作爲代禱而「獻上」的；在懇求與司祭的使命中一定有一種關係，可能耶穌所要求的是忠於使命，這使命須在他被宣布爲天主新子民的大司祭時才得結束。這裡提到他的祈求得到了應許。

雖然還有別的翻譯法，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就因他虔誠的服從（或虔敬）而

獲得了俯允」。(譯者按：有人將「敬畏」譯作「恐怖」，而成「他獲得俯允，脫離恐怖」，此種譯法乃因把耶穌的祈求看作求免於死亡的恐怖感。)祈求的獲允正是由於這個司祭祈禱者無可比擬的深邃的宗教態度。從一開始(15~10)他就接受了天主的計劃，就是他必須經過死亡而成爲死亡的死亡。他在受洗時進入水中即是他爲衆人而死亡的預像，而他從水中出來正象徵着他的復活，是在他自水中出來以後，他被宣稱爲「子」。因爲在天主的計劃中，他的死亡與復活是衆人得救的條件與根源，天主俯聽他，使他從死中復活，並賜給他天上地下的切權柄。

8  
9

在希伯來書中，耶穌的苦難似乎經常指着他的死亡；在這裡可能也是一樣，因此死亡和學習可能是同時的事。這一段非常近似斐25~11，特別是在強調服從一方面；子明白父安放在服從上的價值，也知道服從的代價是什麼；因此既然他已經成全了(210；若十九30)。便被任命爲大司祭，以作爲他死亡的結果。他也要求衆義子遵循他的道路，接受死亡和服從。一度曾爲祈求者的他，現在接受我們的祈求，因爲藉着他的死亡，他已成爲衆子永遠救恩的根源。當我們和他一

瑪 17  
谷 13  
三 13  
十 38瑪 廿八  
若 三十一  
三十五  
2718

樣祈求的時候，他就會俯聽，並使我們同他一樣的生活和死亡。這裡明白的提出宣稱耶穌爲大司祭可能是爲指示第9節中的「成全」並不能單獨地清楚表達祝聖司祭的觀念（參見二11）。

## 勸勉 五11~六20

關於這事，我們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難以說明，因為你們聽不入耳。按時間說，你們本應做導師了，可是你們還需要有人來教導你們天主教道理的初級教材；並且成了必須吃奶，而不能吃硬食的人。凡吃奶的，因為還是一個嬰孩，還不能瞭解正義的道理；唯獨成年人纔能吃硬食，因為他們的官能因着練習獲得了熟練，能以分辨善惡。

因此，讓我們擱下論基督的初級教理，而努力向成全的課程邁進；不必再樹立基礎，就是講論悔改、死亡的行為、信賴天主、及各種洗禮、覆手、死者復活和永遠審判的道理。如果天主准許，我們就這樣去作。的確，那些曾一次被光照，嘗過天上的恩賜，成了有分於聖神，並嘗過天主甘美的

言語，及未來世代德能的人，如果背棄了正道，再叫他們自新悔改，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親自又把天主釘在十字架上，公開加以凌辱。就如一塊田地，時有雨水降於其上，時受潤澤；若出產有益於那種植者的蔬菜，就必蒙受天主的祝福；但若生出荆棘蒺藜來，就必被廢棄，必要受詛咒，它的結局就是焚燒。

可是，親愛的諸位！我們雖這樣說，但對你們，我們確信你們將有更好的表現，更近於救恩，因為天主不是不公義的，甚至於忘掉了你們的善工和愛德，即你們為了他的名，在過去和現在，在服事聖徒的事上所表現的愛德。我們只願你們每一位表現同樣的熱心，以達成你們的希望，一直到底。這樣，你們不但不會懈怠，而且還會效法那些因信德和耐心而繼承恩許的人。

當天主應許亞巴郎的時候，因為沒有一個比天主大而能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已起誓，說：「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後裔繁多。」這樣亞巴郎因耐心等待，而獲得了恩許。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以起誓作擔保，

了結一切爭端。為此天主願意向繼承恩許的人，充分顯示自己不可更改的旨意，就以起誓來自作擔保，好叫我們這些尋求避難所的人，因這兩種不可更改的事——在這些事上天主決不會撒謊——得到一種強有力的鼓勵，去抓住那擺在目前的希望。我們拿這希望，當作靈魂的安全而又堅固的錨，深深地拋入帳幔的內部。作前驅的耶穌已為我們進入了那帳幔內部，按照默基瑟德品位做了永遠的大司祭。

在這中段裡頭這個最長的勸勉結束之後，作者才再回到他在五、10所離開的論題，這是他的習慣，當他有意進入某個主題之前，先插入一些介紹；但在這裡則不只是風格上的一種方法，講道者確實覺得他的聽眾對他將要講的教訓尚未有充分的準備，現在就要進入偉大的主題了，如果先提醒一下希伯來人，他們缺乏準備，那麼他們將會更注意地傾聽。

11 現在已證明出來他們在「言語」上是令人失望的學生……他們非但不是敏捷的人，而且根本就失去了學習的興趣，如果他們勤快一點的話，現在已經該當成

13

爲教師了。但是相反的，他們似乎必須再從基督信友的「ㄅㄆㄇ」開始學起，像嬰孩一樣必須吃奶；至少他們沒有表現出來能够像正常的成熟的信友們能够硬食。限制自己只吃嬰孩食物的基督信友永遠無法明白基督信友生活的真義（不能了解正義的道理）。就宗教生命來說他們還是嬰兒。

14

基督大司祭的神學是理智和屬靈的堅固食物，適合於「成全」（成熟）的人，虔誠的成年基督徒。他們不忘他們作爲天主新的和司祭性的子民的責任和尊嚴。他們的宗教能力受過了訓練，也因使用而發展了，因此能够體會講道者感到必須詳細說明的那種教訓。「善和惡」可能指「真理和錯誤」或「上等和下等」。

六  
1

「因此」就是：因爲他們由於停留在初級階段太久了而變成疲弱的，了無生氣的；因爲他們不是他們所應成爲的基督信友，所以他們必須同講道者一齊邁向「更成全」的課程，即默想基督大司祭。現在不是再樹立基礎，去講論屬於基本教理系統的事件的時候了，這些教理題材分爲三組：

(一) 「悔改死亡的行爲」即是離開他們以前軟弱的宗教習尚，不管他們是

否猶太人；「信賴天主」似指歸向唯一的天主，而這更適於外邦人。

2  
(二)「各種洗禮的道理」可以是描寫有關基督教禮節與別的宗教的洗淨禮之間的不同教訓，或者是基督教洗禮（三次？）浸入水中的意義。「覆手」是指領受聖神的禮節。

(三)「死者復活」不管是對基督或對我們而言，希伯來書並不大去注意；然而「永遠的審判」則常存在作者的心中（四13；六8；九27；十26 29 31；十一6；十二29）。然後他再肯定他的意向，他決心帶領他們同他一起進入更高級的課程，那就是討論基督「我們的」大司祭。

4  
然而，他先給他們一個嚴重的警告，再來一個懇切的鼓勵，警告（4~8）相當的嚴厲，甚至引起後來的嚴格主義者（rigorist）極大的注意：在爭論懺悔聖事的時候，他們據之為主要武器。我們應該注意，這書信中從沒有一個地方把此事看作是一個悔改的罪人在尋求與教會和解和重入教會的懷抱。其間觀點相當不同，他們仍是基督信友，講道者為設法使他們離開邊緣地帶，因而說明沒有人有權指望天主會給他第二次機會。希伯來人是成年皈依者，在他們的情形下，「背棄」

即是指故意地閉眼不看光明。

雖然眼光注視着最後的背教，但講道者當前所關心的更是故意的不信，就是這不信打開了背教之路，特別是內在的、秘密的「背棄」基督；沒有這些，正式的背教是不可了解的。基督信友的召喚永遠滲入了希伯來人的生活中，如果他們破壞了誓約，他們將遭到最可怕的後果。這裡（以及十32）的光照很可能是指洗禮的一種術語，雖然經常被懂作是基督信友的恩寵。嘗過天上的恩賜可能暗指聖體，和藉覆手而成爲有份於聖神的人（2節）。

這裡和下一節的「嘗過」可能出於詠三十三9；由伯前的引伸用法看來，這聖詠可能很早就被引用於基督信友的洗禮中。嘗過天主甘美的言語指點對於從基督而來的救恩的一種理智和愛的鑑賞，嘗過未來世代的德能是指由這地域，這世代被提升到天上領域的自覺經驗。這整節中似乎都在描寫平常集會中敬禮的深刻動人。講道者在描述基督信友入教儀式和基督徒團體敬禮生活上的熱心虔敬正反映出他自己的經驗。但是他假定了希伯來人也了解在信仰中所有的喜樂。沒有任何別的地方把基督徒存在的醇美與神聖的更新描寫得這麼生動和深刻。

嘗過這種天上滋味的人，如果背棄了它，要重新悔改那是不可能的，這不可能性並非由於天主的工程缺乏效力，不管這工程是直接的或經由教會的；而是由於這種人的內心狀態。他自己把光明熄滅而與「我們的」大司祭決裂了。他的行動證明他蓄意把自己與那些釘死和凌辱耶穌的人同列，在這句子中的「又」字是可以省略的。

我們應該對基督的生活和死亡有一詳細的認識，作者看到基督受難的戲劇每天都在上演；每一天我們都須選擇或者與基督一同被釘，或者釘死他。4至6節經過仔細的安排為造成最深刻的印像；就好像是我們作證拉匝祿被基督復活以後過了不久又自殺了，我們還期待他會從死者中第二次被復活起來嗎？

這簡短的比喻讓我們想起了創世紀一到三章，和依五1-7。結論是：這樣的人離開最後的詛咒只有一步之遠，講道者似乎不敢希望自己的話能夠打動他們，但是這一步之間已足夠天主用他恩寵的奇蹟來改變他們了。

就在我們想講道者對他的聽眾已快絕望時，語調完全改變了，他們是他「親愛的」，他們並不與那些釘死和凌辱基督的人同類，他的嚴厲的話並不表示他對

10 他們沒有高的期望。事實上，他相當清楚他們是在一個比較上算好的精神狀況中，他們是在救恩的道路上。他的確信是基於他們過去和現在爲聖徒們所做的愛德善工，即爲貧窮的基督信友弟兄所做的。天主因他的公義一定會報答他們的愛德服務，使他們不致背離。這節經文曾爲脫利騰大公會議所引用，和135以及弟後四8一起用來支持有關功勞的公教道理。

11 } 12 他們會繼續在這條愛的道路上前進嗎？那就要看他們是否堅持下去，並效法那些繼承恩許的人所有的英勇信德和耐心的期待。這可由十一章所描寫的信德英雄很清楚看出來（參看十三7）。這些舊約上天主的朝聖者甘心讓天主處理他們自己寶貴的光陰，飄泊於這個外鄉世界中。他們只注目於不可見者，並因而擁有了天主許給他們的事物。雖然他們後來所擁有的只是我們所有的更好事物的一種準備與影子。

13 } 14 這裡論恩許的繼承人只提到了亞巴郎。所說的恩許是指創世紀裡祭獻依撒格以後天主所說的話，它是亞巴郎服從信德的賞報。只有在經過了一段長久的等待之後，亞巴郎才看到在依撒格的誕生恩許得到圓滿。後來（十一13 39）所說的信

德英雄並沒得到恩許就去世了；而這裡却說亞巴郎得到了恩許，作者並不覺得有任何衝突。他確信天主的恩許在世上的圓滿又是另一個許諾的開始，族長們在他們到達了預許的福地客納罕之後並不滿足，而只激起他們更渴望的期待真正的家鄉（十一 13 16）。

16 18  
當天主向繼承恩許的人，即這兩個盟約的信者作許諾時，以發誓來確定恩許。也用這種方法盡可能隆重地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信賴他定會完成許諾。因此他以最有效的方法來鼓勵我們抓住擺在我們眼前的希望。「我們這些尋求避難所的人」這一插句可能是對基督信友固定不變立場的描繪：作爲一個基督信友必須放棄所有的俗世希望。當希伯來人把握住天上永恒喜樂的希望時，他們用這種方式來了解他們的「天上召選」（三一），但是希望經常有被削弱的危險，並開始與世界妥協，把我們希望的一部分——我們這樣想，但其實是全部——重新放在這影子世界不真實的喜樂上。

19 20  
希望被描寫作基督信友靈魂上的錨。我們很不容易想像向上拋錨的情形。但是希臘人早就用過錨作爲人類希望的象徵，教父們喜歡用把錨拋入天上而不拋入

深海中。現在基督信友是一個水手。他的船爲暴風雨所震撼，他將從這錨找到安全。這錨把他繫住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這裡說這錨深深地拋入帳幔的內部，就像我們的前驅耶穌，他爲我們而進入了帳幔的裡面（參見若十四2）。抓住錨實際上即是抓住耶穌，我們的大司祭。

提到帳幔，在地上的帳幔即是出谷紀裡在會幕聖所中分開第一帳棚和至聖所間的帳幔。它又引我們回到耶穌大司祭的主題，因爲只有大司祭（九7f）才許可進入帳幔內的至聖所。在舊約時代，從不許人民，只許司祭們跟隨大司祭進入會幕裡。後者是新約司祭子民的預像，但他們只可進入至聖的前庭。現在所有的信衆却能够而且必須跟隨大司祭。爲了要爲我們賽跑，他開關了跑道。

## 默基瑟德與基督 七1-28

原來這默基瑟德是撒冷王，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當亞巴郎打敗衆王回來時，他來迎接，且祝福了他。亞巴郎就由所有的一切之中，拿出十分之一分給了他；他的名字默基瑟德，第一可稱作「正義之王」，他也可稱作

「撒冷之王」，就是「和平之王」之意。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生無始，壽無終；他好像天子，永久身為司祭。

你們要思想：這人是多麼偉大，連聖祖亞巴郎也由上等的戰利品中，取了十分之一獻給了他！那些由肋未子孫中領受司祭職的，固然有命向人民，按法律徵收什一之物，即向他們的弟兄，雖然都是出自亞巴郎的腰中；可不是屬於他們世系的那一位，却收了亞巴郎的什一之物，並祝福了那蒙受恩許的。從來，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這是無人可反對的。在這裏那些領受什一之物的，是有死的人；但在那裏領受什一之物的，却是一位證明了常活着的人。並且可說：連那領受什一之物的由猶太支派出生的，關於這一支派，梅瑟從未提到司祭的事。既然有另一位司祭，是按照默基瑟德的品級興起的，那麼我們所討論的就更顯明了，因為他之成為司祭，並不是按照血統所規定的法則，而是按照不可消滅的生命的德能，因為有聖經給他作證：「你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做司祭」。先前的誠命之廢除，是由於它的弱點和無用，因為法律本來就不能成就什麼；可是如今引進了一個更

好的希望，因着這希望，我們纔能親近天主。

再者，耶穌成為司祭，是具有天主誓言的，其他的司祭並沒有這種誓言就成了司祭。耶穌成為司祭，却具有誓言，因為天主向他說：「上主一發了誓，他決不再反悔；你永為司祭」。如此，耶穌就成了更好的盟約的擔保人。再者，肋未人成為司祭的，人數衆多，因為死亡阻礙他們長久留任，但是耶穌因永遠長存，具有不可消逝的可祭品位。因此，凡由他而接近天主的人，他全能拯救，因為他常活着，為他們轉求。

這樣的大司祭纔適合於我們，他是聖善的、無辜的、無玷的、別於罪人的、高於諸天的；他無須像那些大司祭一樣，每日要先為自己的罪，後為人民的罪祭獻犧牲；因為他奉獻了自己，只一次而為永遠完成了這事，因為法律所立為大司祭的人是有弱點的；可是在法律以後，以誓言所立的聖子，却是成全的，直到永遠。

這整章裡都在讚揚屬於基督的默基瑟德式的司祭職，它的意思是說我們屬於

一個新的恩許的層次。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層次，因為使人執着於此世的罪惡與死亡已因基督的司祭工程而除去了。講道者所有的責斥與鼓勵，都是為準備聽眾們進入這個教訓的精神而說的。毫無疑問的，在禮儀中基督有時被稱做大司祭，至少沒有任何事指出希伯來人並不曉得這個頭銜。這表明一般基督徒確信基督的工程潔淨了我們的罪污。

現在我們參照詠一〇九4「你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這句話，仔細的看創十四裡的默基瑟德，更進一步地深入這端奧秘中。聖經裡只在這幾頁才提到默基瑟德，並不是默基瑟德在歷史中的實際角色引起了作者的注意，而只是因為聖經給了他一張像，或更好說是那張像的某些細節吸引了作者。

1 ~ 2 對作者有意義的是：默基瑟德是撒冷王。因為撒冷的意思是一和平」。但是他並不關心撒冷是在什麼地方，或者是否即是耶路撒冷，因為對他來說就如當時一般的猶太人，默基瑟德的名字即是「正義之王」，全名是「正義之王與和平之王」，這顯然是對大司祭的一個令人欽佩的描寫，是他被派定要把天主的正義與和平給予世人。更進一步說，因為聖經記載指明這個至高者天主的司祭無父、

3

母、祖先、或後裔；聖經上的默基瑟德是無始無終，成爲天主子的樣式，他的司祭職也因此是永恆的。創世紀支持聖詠，聖詠稱默西亞爲一個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永恆大司祭，沒有一句話提到默基瑟德的祭獻。

4

默基瑟德的尊貴由這個事實深刻地表達出來：他從亞巴郎、聖祖、第一個父

5  
10

親那裡接受什一之獻。這說明亞巴郎承認默基瑟德超越自己及他所有的後裔。這些亞巴郎的後裔中特別包含肋未族的司祭，當亞巴郎向默基瑟德致敬時，他們在某種形式下做了同樣的事。與默基瑟德不同的是肋未人完全屬於此世，他們必須說出他們父母的名字並指出他們的肋未血統，因爲他們的司祭召喚有賴於肋未的家世。

這些法律規定給予他們什一之捐的司祭們，都是有死的人；這點上與默基瑟德和基督全然不同，他們二位都是永恆的司祭。這裡種種描寫很難時時分辨究竟是歸於默基瑟德或是基督，爲作者這是一點區別的，他確信基督擁有這尊貴而永恆的司祭職，而他對默基瑟德的興趣則只限於他的聖經圖像，並用它幫助闡明「我們」的大司祭。沒有任何跡像告訴我們作者以爲默基瑟德是基督早期的降

生，就像有時某些人設想的樣子。10節以後默基瑟德再出現時，只是因爲引用詠一〇九4所致。

11

在古老的系統下，「成全」是無法達到的，甚至於沒有出現過；因爲成全屬於神聖的、天上的、永恒的次序。肋未的禮節不能夠潔淨朝拜天主的人民的良心，並引領他們接近天主。從天主的觀點看，肋未人的司祭職是很不成全的。只有在天主把肋未人的系統和司祭職看作是極不完全的觀點下，我們才能了解提到一位司祭不按照亞巴郎的品位而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

12

一個新的司祭職，就如在聖詠中所預見的，就是指一個新的法律。的確，一個法律之所以被廢除，是因爲其司祭職被證明是無效的；而肋未人司祭職的規數13 } 14 也在聖詠中正確的宣佈出來。聖詠提到一個默西亞，他是永恒的司祭，而這個默西亞是猶大支派來自達味的王，猶大的後裔在先前的系統下並沒有司祭的職務。從聖經上和事實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出現在基督信友的教訓中的我們的主，他並不屬於猶大。

15 }  
16

如果我們考慮到默西亞所要完成的工程的性質，我們就能更清楚的看出一個

新的系統已經取代了老的；聖詠指出他相似默基瑟德，而不相似亞郎。耶穌一如默基瑟德，是一位司祭，並不是由於他達到了某些法律的要求，而是由於其真正的位格，他的司祭職並不是由別人傳給他的，也不能由他傳給別人，那是在一個永久不變的、不可消滅的、不會毀壞的生命中所固有的。真正的司祭工作在於克服死亡與罪惡而給予生命，而這個工作只能由一位擁有生命的司祭所完成，耶穌的生命戰勝了死亡而成爲死亡的死亡，他的司祭職並不受限於時空和空間。

17 聖詠關於新「品位」的話廢除了先前規定世襲司祭制度的法規；這個司祭職之所以被廢除是由於它的無能；它跟法律一樣，被證明沒有力量使人與天主結合。同樣的話也指出爲了代替這個無效的法律和司祭職，我們將有一個稱爲「更好的」希望，那就是屬於天上的。這使我們想起了六18-20，在那裡基督自己差不多就等於是我們所企求的希望。經過基督，我們的大司祭，我們才能夠走近天主，當他進入帳幔裡面乃是「爲了我們」。這個向天主的親近即是先前的法律和司祭職所無法給予的「成全」。

20  
21

聖經之宣佈耶穌爲司祭包括了一個誓言；但是肋未司祭的被任命並沒有誓

言。這是對基督祭司職的永久性，以及他所擔保的盟約的神聖和天上（更好的）本質所作的附加說明。我們可以這麼說：「耶穌是保證人，使得這盟約成爲更好的盟約。」在這裡首度出現的「盟約」這字在書信的其餘部分扮演着更大的角色。舊約需要有許多的肋未司祭，因爲他們會死；而耶穌則是永遠長存的，因爲他的司祭職是永恆的。「不可消逝」一詞似有絕對之意，並指出它是使死亡失去效力的司祭職。

所以，耶穌我們的大司祭，由於他時常生活着，有效的，準備好轉求。他能够完全拯救我們，只要我們由他接近天主。「接近」在別的地方譯作「走近」（見四16），注意，耶穌在天上的司祭工作被描寫成轉求。這字詞也適用於他在地上的司祭工作（參見五7，但那裡並沒有明白的提出轉求）。

最後這幾節總結了這章，並準備着下面各章。我們已有了我們所需要的大司祭，他獻身於天主，純潔、無玷、現在以至永遠不涉足罪人之列，被舉揚於天上。在天上聖所的真大司祭並不需要每天奉獻犧牲，永遠成全的——大司祭獻了他自己，永遠成全的犧牲，這奉獻一次就完成了，一個真正成全的祭獻必須

是唯一的。這是第一次提到基督為犧牲。在法律下盡司祭職責的單純人的軟弱與子，司祭的成全之間有着極巨大的區別。

## 基督的司祭工程 八 1 至 18

我們所論述的要點即是：我們有這樣一位大司祭，他已坐在天上「尊威」的寶座右邊，在聖所，即真會幕裏作臣僕；這會幕是上主而不是人所支搭的。凡大司祭都是為奉獻供物和犧牲而立的，因此這一位也必須有所奉獻。假使他在地上，他就不必當司祭，因為已有了按法律奉獻供物的司祭。這些人所行的敬禮，只是天上事物的模型與影子，就如梅瑟要製造會幕時，曾獲得神示說：「要小心——上主說——應一一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式樣去做」。

現今耶穌已得了一個更卓絕的職分，因為他作了一個更好的，並建立在更好的恩許之上的，盟約的中保，如果那第一個盟約是沒有缺點的，那麼，為第二個就沒有餘地了。其實天主却指摘以民說：「看，時日將到——上

主說——我必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訂立新約，不像我昔日握住他們的手，領他們出離埃及時，與他們的祖先所訂立的盟約一樣，因為他們沒有恆心守我的盟約，我也不照管他們了——上主說。這是我在那些時日後，與以色列家訂立的盟約——上主說——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明悟中，寫在他們的心頭上；我要做他們的天主，他們要做我的人民。那時，誰也不再教訓自己的同鄉，誰也不再教訓自己的弟兄說：「你要認識上主！」因為不論大小，人人都必認識我。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過犯，不再記憶他們的罪惡」。一說「新的」，就把先前的，宣佈為舊的了；但凡

是舊的和老的，都已臨近了滅亡。

第一個盟約固然也有行敬禮的規程，和屬於世界的聖殿，因為有支搭好了的帳幕，前邊的帳幕稱為聖所，裏面設有燈臺、桌子和供餅；在第二層帳幔後邊，還有一個帳幕，稱為至聖所，裏面設有金香壇和周圍包金的約櫃，櫃內有盛「瑪納」的金罐，和亞郎開花的棍杖及約板。櫃上有天主榮耀的「革魯賓」，遮着贖罪蓋：關於這一切，現今不必一一細講。這一切

既如此安置了，司祭們就常進前邊的帳幕去行敬禮；至於後邊的帳幕，惟獨大司祭一年一次進去，常帶上血，去為自己和為人民的過犯奉獻。聖神藉此指明：幾時前邊的帳幕還存在，到天上聖殿的道路就還沒有打開。以上所述是現今時期的預表，表示所奉獻的供物和犧牲，不能使行敬禮的人，在良心上得到成全，因為這一切都是屬於外表禮節的規程，只着重食品、飲料和各樣的洗禮，立定為等待改良的時期。可是基督一到，就作了未來鴻恩的大司祭，他經過了那更大，更齊全的，不是人手所造，不屬於受造世界的帳幕，不是帶着公山羊和牛犢的血，而是帶着自己的血，一次而為永遠進入了天上的聖殿，獲得了永遠的救贖。假如公山羊和牛犢的血，以及母牛的灰燼，灑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淨化他們得到肉身的潔淨，何況基督的血呢？他藉着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無瑕疵的奉獻於天主，他的血豈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為，好去事奉生活的天主！

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以他的死亡補贖了在先前的盟約之下所有的罪

過，好叫那些蒙召的人，獲得所應許的永遠的產業。凡是遺囑，必須提供立遺囑者的死亡，因為有了死亡，遺囑纔能生效，幾時立遺囑者還活着，總不得生效。因此，連先前的盟約也得用血開創。當日梅瑟向全民衆按法律宣讀了一切誠命之後，就用朱紅線和牛膝草，蘸上牛犢和公山羊的血和水，灑在約書和全民衆身上，說：「這是天主向你們所命定的盟約的血。」連帳幕和為敬禮用的一切器皿，他也照樣灑上了血；並且按照法律，幾乎一切都是用血潔淨的，若沒有流血，就沒有赦免。那麼，既然連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還必須這樣潔淨，而那天上的本物，自然更需要用比這些更高貴的犧牲，因為，基督並非進入了一座人手所造，為實體模型的聖殿，而是進入了上天本境，今後出現在天主面前，為我們轉求。他無須再三奉獻自己，好像大司祭每年應帶着不是自己的血進入聖殿一樣，否則，從創世以來，他就必須多次受苦受難了；可是現今，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現了一次，以自己作犧牲，除滅了罪過。就如規定人只死一次，這以後就是審判；同樣，基督也只一次奉獻了自己，為除免大眾的罪過；將來他要再次

顯現，與罪過無關，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

法律既然只有未來美物的影子，沒有那些事物的真相，所以總不能因着每年常獻的同樣犧牲，使那些願意親近天主的人得到成全；因為，如果那些行敬禮的人，一次而為永遠潔淨了，良心不再覺得有罪了，祭獻豈不就要停止嗎？可是，正因這祭獻纔使人每年想起罪過來，因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斷不能除免罪過。為此，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喜，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天主！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前邊說：「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獻的；後邊他說：「看，我已來到，為承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見，他廢除了那先前的，為要成立那以後的。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了聖化。況且，每一位司祭，都是天天侍立着執行敬禮，並屢次奉獻總不能除去罪惡的同樣犧牲；但是基督只奉獻了一次贖罪的犧牲，以後便永遠坐在天主

右邊，從今以後，只等待將他的仇人變作他脚下的踏板。因為他只藉一次奉獻，就永遠使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聖神也給我們作證，因為他說過，「這是我在那些時日後，與他們訂立的盟約——上主說——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心中，寫在他們的明悟中」這話以後，又說：「他們的罪過和他們的邪惡，我總不再追念」。若這些罪已經救了，也就用不着贖罪的祭獻了。

基督在天上聖所作爲大司祭的工程導致了新約的實現。藉着他的血教會得以清潔並淨化，耶肋米亞所預言的恩許也得以完成。

- 1 作者的要點是：我們「有」一位大司祭、永遠成全的子登基於至高之處。他是真正至聖所的執事（禮儀實行人），這至聖所是天主親自特選的真正、可靠、無偽的會幕。對照來說，曠野中的會幕是屬地上的，是人手造的，是屬天上會幕的複製品。在希望與恩許中我們已可以說這位真正大司祭是我們的，他甚至在現在爲我們主祭。他沒有必要在這個地上奉獻犧牲，天主已爲這種供物另作了安排。
- 2
- 3
- 4

5

肋未司祭們在地上所作的宗教儀式只不過是天上實在的一個虛幻的複製品而已。這點從梅瑟接受了命令，並注意去觀查式樣（典型）裡，可以清楚的看出，會幕應該按照這個式樣去做；因此它只是真會幕的一個摹本（參見九24「實體模型」）。

6

作者現在不去描寫天上的儀式，而把注意力放到耶穌工程的盟約平面上去。

在盟約與司祭職之間有着一個緊密的連繫，因為盟約是天主與其子民間基本關係的一種表現方式。基督所行儀式的卓越性端賴於聖所的本質，以及盟約關係的本質。盟約的卓越性則由其「恩許」來衡量，由天主許諾藉着它而給予人的恩賜來衡量。存在於天主藉基督中保和他的子民之間所有的關係，比在西乃所締結的來得「更好」。而且它不單是更好的，同時也是屬天上的。它所給予的恩許也是更好的，超越舊有的，並有着不同的本質。先前的恩許是屬地上的，而我們的恩許則是屬天上的。

7  
12

如果先前的盟約沒有改進的餘地，我們就不會聽到天主在聖經上的控訴。耶三十一31-34是舊約中唯一提到一個「新的盟約」的地方；它也談到了絕對更好的恩許，談到天主的法律要注入肺腑中，寫在人的心坎上，提到和天主親蜜的結

路二十  
格前十一  
格後三  
三

智九  
依六一  
米一六  
默十一  
廿一  
f 19

合，天主的啓迪以及罪過的寬恕。作者看到這個預言在基督教會中完成了，不只是罪過的赦免，並且也在啓迪上，嘗到天上的恩賜，領受聖神（六4f；十22）。

羅五  
若六  
十一  
45  
27

13

但是即使這些恩許的滿全，依然仍是另一些恩許的開始。基督信友已經嘗到了另一個世界。但是它依舊還是一個未來的世界。當天主透過耶肋米亞講起一個「新盟約」時，他清楚的指明老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在預言的時代裡，它尚不是一件已過去的事，但已顯得歲數將盡。作者很可能想到了這法律原理：「一個新的將取代先前的的一個」，我們在後來要看到他在「遺囑」（或「聖約」*Testament*）的意義下來使用盟約一詞。

九1

當然，老的盟約也有着它在「屬於世界的」聖殿裡舉行敬禮的規則。「屬於世界的」是與那「不是人手所造的」和「不屬於受造世界的」聖所（九11）相對立。它可能有「代表着這個世界」的意義；這一時期的某些猶太作家曾說外頭的帳幕代表着世界。聖所被分開為「第一」和「第二」部分，更好說像是分作兩個帳幕；第一個帳幕裡的擺設包括不同的事物。在這裡只是順便提了一下，因為他

2

生活之路與崇拜的生活

八一

們顯然是屬世界的；在當時猶太主義中燈臺和供餅都有宇宙性象徵的意義。

3  
5

我們所注意的是至聖所，是第二層帳幔後邊的帳幕。這裡所提的擺設引起了一些困難。作者爲什麼把香壇放在至聖所呢？他並沒有多加解釋！而只提到了這個香壇屬於至聖所。在這祭壇上所焚燒的香料，乃是代表着上升到天主跟前，這是真的；但他並沒有提到香壇放置地點的重要性，也沒有從這裡引出任何教訓。

根據舊約記載，亞郎的棍杖和瑪納的金罐是放在約櫃的旁邊，而不是在裡面。這裡我們又看到了作者對這些貴重物品所放置的確實地方並不感興趣。他提到這些物品主要是爲提高效果。作者可以對這些物品的象徵意義加以詳細的說明的，但他覺得他沒有時間。這些描寫的主要目的是要讓我們抓住其間的對比！外邊帳幕的空無是代表現世，而至聖所的金壁輝煌則代表着天上。

6

講道者急着要進到在聖所裡所行的偉大儀式。他簡短的提了一下在第一個帳幕裡所舉行的敬禮，他們的意義則要在 9 節中加以解釋。日常的儀式在聖所的前庭舉行，且是由司祭們執行的，而非由大司祭。只有大司祭才可以進入至聖所，而且是每年一次在贖罪節的時候。贖罪節是這書信中所特別注意的一個節

7

日。在那一天，爲了免除在進入帳幔後邊所能發生的危險（這危險在肋十六2有清楚的描寫——譯者），大司祭便隨身帶着犧牲的血。他把血灑在贖罪蓋（Mercy-seat）上，以潔淨自己並消除人民因無知而犯的罪過。

8

大司祭的這個職務包含着聖神的教訓。聖神是禮儀之源和記載這些禮儀的聖經的作者。他的教訓是：由於司祭們所代表的天主子民從不許進入至聖所，其結論是：就如他們不能進入天主在地上的居所，他們也無法進到天上的聖殿。日常的儀式由於必須每天舉行，顯然不能潔淨他們；而每年一次贖罪節的隆重禮儀也不能真正的潔淨他們，因此他們也就無法與天主交往。天主繼續居住在他們無法達到的光明中，居住在由第二個帳幕裡的金子所象徵的天上光明中，而他們則被留在外面的黑暗裡，在世界的黑暗中。只要第一個帳幕，阻得到達天主之路的世界存在着，以上的一切便是無法避免的。但是藉着基督的工程，爲新的天主子民有了一個「更好的、更成全的會幕」（見11節）。

9  
10

「第一個帳幕」和在其中所行的儀式有什麼意義呢？這外邊的聖所及其儀式並不指向與天主的結合，反而是一障礙。或者更好說：它象徵着在基督的工程出

現以前，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障礙。它是「現今時期」的一個「預表」，代表着現在居此下土的人，而非未來的天上世界。第一個帳幕的儀式表明它們自己無法使行敬禮的人得到成全。它們只是包括食品、飲料和洗禮等外表禮節的規程，爲人而立定的，使人們能順利渡過，直到經由基督的贖罪工程所建立的正確秩序而造成的革新時期。

11

當基督「一次而爲永遠」進入天上聖殿的時候，他成就了真正的贖罪效果。

「更大、更齊全的，不是人手所造的，不屬於受造世界的帳幕」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作者想到了一個穩固的現實，一個清楚判明與「第一個帳幕」相對立的事物呢？有人認爲天庭和基督的身體（或人性）就是這樣的事物，因兩者都曾被比作一個帳幕。如果這裡要說的是基督的身體（參見15:10；若21），那麼就與120的意思相仿。在那裡（10:20）基督的肉身被稱爲帳幕；通過這帳幕他開創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讓我們得以走向天主。他所帶的血是他自己的血，藉着這血他爲我們獲得了永遠的救贖。

13

犧牲的血並非全然無效。它也有潔淨的作用，但所潔淨的只是肉身。就是

說；它能使天主先前子民的成員重獲良好的地位，得成爲舊約秩序中的崇拜者。但這秩序只是一個屬肉身和世界的秩序。那麼，如果動物的血能够淨化肉身，我們也毫無困難地可以確信基督的血能够淨化良心。雖然作者不大喜歡分析人的本性，而更願在啓示的光照下看他的命運。但這裡的「良心」乃是指着人的一部分，不屬於這受造世界的一部分。因着天主的意願並根據他的計劃，我們的靈性位格並不屬此俗世，而是屬於天上的。

基督的血能够自「死亡的行爲」中淨化我們，這裡說的「死亡的行爲」（參見六1）似乎要指出罪惡乃表明死亡已經控制了我們。基督的血能够有效地聖化我們，致使我們能親近生活的天主。甚至於現在我們就能在真敬禮中親近天主，因爲我們正是在天上的聖所朝拜天主，而不再是在複製的聖所中。藉着基督的進入帳幔，人的罪惡得到了寬恕；因爲基督藉着永生的神，即靠着祂神聖的位格與存有，向天主奉獻了他毫無瑕疵的生命。

因爲他是天主和人之間新約的中保，他的死亡具有極大的功效。過去時代裡的主要盟約就是西乃山的盟約，在這盟約中天使是天主的中介，而梅瑟（或犧牲的

血) 是人的中保。天主隆重地選擇以色列做爲他的子民，而他們也認他爲他們的天主；並誓許依照他的律法度生並朝拜天主。希伯來文盟約一字作 *berith*，希臘譯文作 *diatheke*，這字通常的意思是「遺囑」。這樣翻譯並非譯者的錯，而只是一種手法，爲使他們避免設想在單是人的盟約和以天主爲對象的盟約之間沒有任何區別。當天主做爲盟約對象時，天主乃是主動的，他對人的許諾（安全、保護、救恩）並不使他的自由恩賜成爲一種義務。他總是自由的給予他所許諾的，如同一個人在立遺囑時一樣。

因此，在天主和人之間的盟約總是多少有點像一個遺囑，因 *diatheke* 具有雙重意義，使得聖經在運用它時，可以自由選用其中的一個，甚或包含兩個意義。此地，在15節中似乎是盟約之意，而16、17節中則是遺囑，以後又是盟約，16、17讀者應該記得，在這書信的希臘原文中，這兩個詞彙用的是同一個字。在 *diatheke* 盟約中，犧牲的血——即生命，是建立一個連繫或恢復已破碎的連繫的方法，而血自身在某種意義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

不論爲立訂盟約或使遺囑生效，死亡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基督的死亡——

即他的血和生命，以赦免在舊盟約下所犯的一切罪來做爲新盟約的中保。他不只是赦免無知之罪（參見7節），並且也赦免了違法之罪。基督死亡的這個救恩功效，使得人在他接受天主的召喚時能夠獲得應許的繼承權，而擁有永遠的恩賜。一個遺志和遺囑只有在立遺囑者死後才能生效。這張像清楚的指出權威的基督，立遺囑者，在永遠的現實之上許給了我們他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

作者帶我們回到西乃山，爲了幫助我們明瞭基督的血所有的作用。藉着灑血人才得參與先前的盟約（*diatike*），並成爲天主的子民。作者對於西乃山盟約儀式的描寫充滿了借自猶太傳統的許多圖像，他的注意力再度集中在帳幕和先前的崇拜制度上。水、朱紅線、牛膝草這些東西似乎是從肋十四和戶十九裡引用過來的——在出廿四的立約儀式中並沒有提到這些東西。在帳幕和應用器具上灑血好像是出自肋十六和戶十九。這句話的引用方式（見20節）受到了最後晚餐耶穌祝福杯爵時引用方式的影響。

灑血的儀式有兩層意義，首先是清除在幔幕裡與崇拜者身上所有的罪的污點；其次是祝聖他們使他們適合在敬禮中事奉天主。第22節是表現作者驚人才華

的一個顯着例子。他把整個神學濃縮成一句生動的公式，很可能這裡並不是指動物死時所傾流的血，而更是指把血傾注在祭壇或其他聖器上。

23 這種藉着動物的血而來的潔淨，在血肉的領域中已經足够了，能够滿足天上事物的地上模型所要求的了。但是天上的事物還不能够被動物的血所淨化，即  
24 適當地祝聖他們使之適合在禮儀中爲天主服務。基督所進入的聖所並非是一個模型，而正是上天本境。他以受到光榮的人性出現在天主的面前，並且他是爲了我們才進入的。

25 }  
28 在這最後的世代裡，他的進入是一次而爲永遠的，再也不會有新的盟約來取代這個以基督爲中保的「更好」的盟約。他的自我犧牲摧毀了罪惡，拔除了死亡的毒牙。人只死一次，死後除「公」審判外什麼也不會留下。基督的死消除了大眾的罪過；大眾即一切人。基督現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即公審判。那時他將再度來臨，不是爲罪再死一次，而是爲那些等待他來臨的人帶來救恩；就好像是大司祭由聖所出來爲了祝福那群等在外邊的崇拜者。

作者認爲基督的使命是爲了救恩，而不是爲定罪。即使在審判時，作者清楚

地認爲爲許多人這是一個不幸的時候，他仍想只有在與救援有關時基督才是主動的。爲作者來說，基督的體和血，即他的身體並不是進入天主住所的障礙物。相反的，只有基督的體和血爲我們才是真實的，並使得我們能與天主結合。

法律只依其本質是無法使崇拜者成全的，因爲它只是未來美物的影子，不是真相，不能完整地表現出這些美物的本質和形式。舊約的崇拜者接近了天堂的影子，而新約的崇拜者接近了真相。這些古老儀式的一再重複，正是他們無法使良心潔淨的一個標記。的確，他們並不是一個使人得以在敬禮中接近天主的方法，而只是提醒人他們的罪過並沒有被除去。

公牛和公山羊的血無法除去罪過，因此基督一進入這下界，世界裡，立刻表示了他承行天主旨意的志向。詠三十九清楚地拒絕了犧牲的祭獻，乃是由於它的無效。耶穌來是爲更換舊的盟約及其儀式。如果我們得到了聖化，即奉獻於天主成爲祂的子民，得以在敬禮中親近祂，那是因爲耶穌藉着天主爲他預備的身體承行了天主的旨意。耶穌基督奉獻了他的身體。是我們作爲真正司祭子民的來源和根基。他的身體不是普通的身體，不只是屬世界的血肉之軀，而是一個天主給他

的身體，「不屬於這個受造世界的」。

11 屬世的司祭侍立在祭壇，不斷地從事同樣的祭獻，而耶穌却在一次奉獻了贖  
12 罪的犧牲後，現在已坐在天主的右邊。他不需要再進一步的祭獻，一次犧牲便永  
13 遠有效。現在他只是等待着完全地制服敵人，再沒有另一個祭獻的需要與餘地。

彌撒並不是另一個新的祭獻，所有的聖事只是基督救贖工作的一個應用，而不是  
重覆。他們在某種意義下，是天上現實的肖像。毫無疑問的，作者一定同希伯來  
人一起舉行過好幾次感恩禮。的確，在書信的這一部分裡，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提  
供給他們敬禮的更高評價。他要他們明瞭：他們禮儀的中心和親近天主的感恩禮  
並不是另一個宗教儀式或祭獻，可以與其他在世上舉行的儀式或祭獻並列，而是  
在天上所舉行的——一個實在事件。

## 旅途中的天主子民 十 19 ~ 31

所以，弟兄們！我們既然懷着大膽的信心，靠着耶穌的寶血得以進入聖  
殿，即進入由他給我們開創的一條又新又活，通過帳幔，即他肉身的道

路；而且我們既然又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偉大司祭，我們就應在洗淨心靈，脫離邪僻的良心，和用淨水洗滌身體以後，懷着真誠的心，以完備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應該堅持所明認的望德，毫不動搖，因為應許的那位是忠信的；也應該彼此關懷，激發愛德，勉勵行善，決不離棄我們的集會，就像一些人所習慣行的；反而應彼此勸勉；你們見那日子越近，就越該如此。

因為如果我們認識真理之後，還故意犯背信的罪，就再沒有另一個贖罪祭了，只有一種等待審判的怕情，和勢將吞滅叛逆者的烈火。誰若廢棄梅瑟法律，只要有兩三個證人，他就該死，必不得憐恤；那麼，你們想一想：那踐踏了天主子，拿自己藉以成聖的盟約的血當作了俗物，而又輕慢了賜恩寵的聖神的人，應當受怎樣更厲害的懲罰啊！因為我們知道誰曾說過：「復仇在乎我，我必要報復」；又說：「上主必要審判自己的百姓」。落在永生的天主手中，真是可怕！

這幾節經常被看作是這封書信最後一段的開端，但更適於作中段的結論。就是基督徒敬禮的真正實踐，將確保他們最後得進入天堂。甚至連警告的話（26）（31）似乎也有一部分應用了敬禮的詞彙。

藉着基督的血「我們得以」（文：我們有權 *Parthesia*）進入至聖所。我們並不是追隨着大司祭進入裡面帳幕所取的古老小徑，那只是天主真正家庭在地上的模型。我們採取了一條新的，生活的道路。這是基督為我們打開的，因為這是一條聖路（*Via Sacra*），它的開端是一個獻身。這個思想，甚至連文詞都很接近若十四 2-7。這條路通過帳幔，而這裡的帳幔即是指耶穌的身體。這裡可能暗指着基督死亡時聖殿帳幔的裂開；這裂開又象徵着藉基督生命的奉獻而為人打開天門，他的身體分開我們和天主，而又使我們聯合天主。換句話說，在我們和天主之間除了基督以外別無他物。他是天主所指定的路，除非藉着基督我們無法與天主結合。

這進入可能暗示着某些包含接近或升階的禮儀行為，也許是列隊遊行或一個象徵的舉動，在這裡作者不單要求一個善心或企圖激發起熱心的渴望。雖然我們

仍是在肖像裡，却已在敬禮中踏上這條路。我們穿過帳幔。我們進入天國的領域，我們來到天主的寶座前。這是一條新路，已經開闢好了（參九八）。新的天主子民有上天之路的自由。他們在天主的家中有一個大司祭。這個家在敬禮中以特殊的方式屬於他們。

他們被召喚來接近天主，在四16一大段的開始有同樣的說法，正好前後呼應。爲了接近天主，我們必須有一顆赤誠的心，完全的信德。如此我們將心繫於那不可見者；我們的心必須被洗淨而自不好的良心中得以淨化；我們的身體必須用淨水洗滌。除非這裡只是在使人回想起領洗時的淨化禮，否則它應該是暗示着在與天主親近前，所行一些洒水象徵性的預備禮儀。

「堅持所明認的」（三1；四14）可能指着領洗時的宣信，或者是日常禮儀中的重發誓願，這裡的宣信是對「我個的望德」的明認，與天主的許諾密切相連。我們藉着基督的血與天主的結合，不管如何的親近，總是在許諾的境遇中。天主以前所給的和現在給的只不過是最後恩賜的預嘗。在這最後的世代裡，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敬禮只是對我們所未能見的事驚鴻一瞥，對我們尚無法够到的果實的

一個淺嘗。

24 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信德，而且還要有實際的慈愛，我們必須彼此勉勵行善。希伯來人所最需要的是更忠實地參與地方教會的集會；在這方面的鬆懈，不

25 管任何理由——人的顧慮、怯弱、或光是懶惰——似乎是他們根本的失敗；也就是在這一件事上他們應彼此鼓勵，基督第二次來臨的接近應該能有助於喚醒他們的麻痺。基督祭獻的決定性事件已經發生了，我們現在是生活在最後的日子裡（一2）。信仰的人把每一個動亂都解釋為我們必須交賬（四13；十三17）的那一天

26 天的徵兆。（對於初期教會對第二次來臨所有的態度請參閱得前四17後；羅十三11；以及格前十五的詮釋）

27 26 ~ 31 節包含着一個非常嚴厲的警告，用的是和六4 ~ 8 有關自由地明知故犯的罪惡同樣的語調。這個警告並不是直接針對着背教。可是看看下面數節，我們很有理由說：不管使他們離棄日常集會的因素是什麼，總是有傾向背教的危險。這也是每一個明知故犯的罪惡的傾向，除六4和十32的「光照」外，我們有「真理的知識」。並沒有另一個祭獻針對着明知故犯背棄光明的罪惡，唯一的希

望是對審判的畏懼；如果我們背叛了天主，即使現在便開始了地獄的經驗。

在法律下的經驗引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作者再度應用了對比強調法：如果一個人破壞了由公羊和公牛的血所擔保的盟約必須受死刑；那麼為一個污辱天主聖子、褻瀆基督盟約之血的基督徒，更該受到何等重大的刑罰呢？在這裡和若一 17 一樣，梅瑟和法律在一邊，而基督和恩寵在另一邊。如果一個人放棄了他自己神聖地位的根基，他還會有什麼希望呢？每一個基督信友都會看出來，「盟約的血」是暗示着聖體聖事，但在這裡却看不出來這裡所指的罪和聖體聖事有任何直接或特殊的關係。

31 最後的警告和前面數節一樣，並沒有碰到後來教會在悔改的罪人叛教者以及其他——請求重入教會時所面臨的難題。作者心目中的罪是一種他認為就人力範圍來說不可能悔改的罪，他唯一的目的是使希伯來人不要犯這個罪。

### 三 生活之路與信德生活

希十32 ~ 十三17

這一大段一如前面兩段，在審判的遠景中結束。雖則這裡教訓的引伸比較短，勸勉的語調也依舊存在，而所關心的還是同樣普遍的主題。

### 過去與現在的考驗 十32 ~ 39

請你們回想回想先前的時日，那時你們纔蒙光照，就忍受了苦難的嚴厲打擊：一方面，你們當衆受嗤笑、凌辱和磨難，另一方面，你們與這樣受苦的人作了同伴。的確，你們同情了監禁的人，又欣然忍受了你們的財物被搶掠，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已獲有更高貴且常存的產業，所以千萬不要喪失那使你們可得大賞報的勇敢信心。原來你們所需要的就是堅忍，為使你們承行天主的旨意，而獲得那所應許的。「因為還有很短的一會兒，要來

的那一位，就要來到，決不遲緩。我的義人靠信德而生活，假使他退縮，他必不會中悅我心。」我們並不是那般退縮以致喪亡的人，而是有信德得以保全靈魂的人。

藉着回想先前考驗時他們所表現的堅強抵抗和活潑的信德精神，講道者希望能鼓舞起他們在現在表現出更偉大的英雄壯舉。

32  
} 34

在他們第一次的信德經驗裡，他們因着預嘗了屬於他們的天國而充滿了喜樂與興奮（六4f）。我們自六10得知，他們也對「聖徒們」顯示了極大的愛德。現在我們知道，他們也被召來忍受許多的苦難，接受重大的考驗。這裡所描寫的苦難相當的籠統，且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因為磨難是每一個教會初期信友團體的命運。這裡所說的「監禁的人」並不一定指在羅馬和受尼祿（Nero）所迫害的人。聖保祿生命中包含了許多受監禁的經驗，甚至在宗徒大事錄中所沒有暗示到的，而其他的使徒工作人員也並不過得更好。

35

希伯來人曾輕易地通過了因信德而來的磨難，並勇敢地同情了受監禁的弟

36 兄。他們力量的根源是在於他們堅信爲得到天國，他們所花的代價實在太便宜了。但是除非他們抱有信心（三6；十19），他們還不能夠圓滿地，決定性的擁有繼承物。當等待的時期延續下去時他們也同樣需要耐心（Hypomone），和堅持下去的能力；否則，他們便不會承行天主的旨意（十10）；而只有承行天主旨意的人才能在最後擁有所恩許的。

37 }  
39 作者引用了哈巴谷先知來支持前面的勸告，並爲下一章所要提的信德打下基礎。基督的來臨只有「很短的一會兒」距離。保祿也應用了哈巴谷的這一句話（哈二4），方式稍微有點不同，而意思則大異其趣。這裡的信德首先並非表明信仰的信德，而是實踐的信德，或者說是信心。這個信心確保最後的得救。猶疑、反悔自己信誓的言詞，退縮等，這是最不中悅天主的行爲。這一章以一個假定的，完全是實踐性的信友的定義來做結束：信友是一個人，當他遇到困難時，決不由他第一次的信仰宣誓中退縮出去。他保持領洗時的獻身，是一個基督信友到達天上之城的唯一途徑。

## 信德的表率 十一 138

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因這信德，先人們都曾得  
了褒揚。因着信德，我們知道普世是藉天主的話形成的，看得見的是由看  
不見的化成的。因着信德，亞伯爾向天主奉獻了比加音更高貴的祭品；因  
這信德，亞伯爾被褒揚為義人，因為有天主為他的供品作證；因這信德，  
他雖死了，却仍發言。因着信德，哈諾客被接去了，叫他不見死亡，世人  
也找不着他了，因為天主已將他接去；原來被接去之前，已有了中悅天主  
的明證。沒有信德，是不可能中悅天主的，因為凡接近天主的人，應該信  
他存在，且信他對尋求他的人是賞報者。因着信德，諾厄對尚未見的事得  
了啓示，懷着敬畏製造了方舟，為救自己的家庭；因着信德，他定了世界  
的罪，且成了由信德得正義的承繼者。

因着信德，亞巴郎一蒙召選，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產業的地方去了；他  
出走時，還不知道要到那裏去。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應許的地域，好像

是在外邦，與有同樣恩許的承繼人依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帳幕內，因為他期待着那有堅固基礎的城，此城的工程師和建築者是天主。因着信德，連石女撒辣雖然過了適當的年齡，也蒙受了懷孕生子的能力，因為她相信那應許者是忠信的。為此由一個人，且是由一個已近於死的人，生了子孫，有如天上的星辰那麼多，又如海岸上的沙粒那麼不可勝數。這些人都懷着信德死了，沒有獲得所恩許的，只由遠處觀望，表示歡迎，明認自己在世上只是外方人和旅客。的確，那些說這樣話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尋求一個家鄉。如果他們是懷念所離開的家鄉，他們還有返回的機會；其實，他們如今所渴念的，實是一個更美麗的家鄉，即天上的家鄉。為此，天主自稱為他們的天主，不以他們為羞恥，因為他已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因着信德，亞巴郎在受試探的時候，獻上了依撒格，就是那承受了恩許的人，獻上了自己的獨生子；原來天主曾向他說過：「祇有由依撒格所生的，纔稱為你的後裔。」他想天主也有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的能力，為此他又把依撒格得了回來以作預像。因着信德，依撒格也關於未來的事祝福了雅各伯和

厄撒烏。因着信德，臨死的雅各伯祝福了梅瑟的每一個兒子，也扶着若瑟的杖頭朝拜了天主。因着信德，臨終的若瑟提及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的事，並對他自己的骨骼有所吩咐。

因着信德，梅瑟一誕生就被他的父母隱藏了三個月，因為他們見嬰孩俊美，便不怕君王的諭令。因着信德，梅瑟長大以後，拒絕被稱為法郎公主的兒子，他寧願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願有犯罪的暫時享受，因為他以默西亞的恥辱比埃及的寶藏更為寶貴，因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賞報。因着信德，他不害怕君王的憤怒，而離開了埃及，因為他好像看見了那看不見的一位，常堅定不移。因着信德，他舉行了逾越節，行了洒血禮，免得那消滅首生者觸犯以色列子民的首生者。因着信德，他們渡過了紅海，如過旱地；埃及人一嘗試，就被淹沒了。因着信德，耶里哥城牆，被繞行七天之後，就倒塌了。因着信德，妓女辣哈布平安地接待了偵探，沒有同抗命的人一起滅亡。

此外，我還要說什麼呢？我的確沒有足夠的時間再論述基德紅、巴辣克、

三松、依弗大、達味和撒慕爾以及衆先知的事；他們藉着信德征服列國，執行正義，得到恩許，杜住獅子的口，熄滅烈火的威力，逃脫利劍，轉弱為強，成為戰爭中的英雄，擊潰外國的軍隊。有些女人得了她們的死者復活，有些人受了酷刑拷打，不願接受釋放，為獲得更好的復活；另有些人遭受了凌辱和鞭打，甚至鎮押和監禁，被石頭砸死，被鋸死，被拷問，被利劍殺死，披着綿羊或山羊皮到處流浪，受貧乏，受磨難，受虐待。世界原配不上他們，他們遂在曠野、山嶺、山洞和地穴中漂流無定。

這一章的路已經準備好了，這是希伯來書中最為人所熟悉的一部分。它不過是一連串信德表率的教導，這種對救恩史上偉大人物的回顧，在聖經裡別的地方也可以發現，而且在非猶太人的文學中也有相似的形式。對猶太人而言，這是傳說演述 (Haggadah) 的一種變化，藉着聖經人物的名單來發揮一個主題，而以這些人物的行宜來作這些主題的見證。作者在這裡所關心的是要指出，一個基督教信友如果要得救就必須有信德；只有當他在這有形的世界不斷的以煩惱和誘惑

攻擊他時，仍然以信德和望德堅持着不可見的世界，這樣他才能得到所恩許的，

在這一章裡，每一個信德英雄的例子都是一個暗含的對比強調：如果亞伯爾（哈諾客、亞巴郎等）雖然他們是屬於一個臨時的暫時性的時代（陰影），尙且實現信德到達了這般地步，那麼我們這些屬於真相時代的人更該當如何呢？噢，我們這群小信德的人呀！聖保祿看信德的問題主要是從成義和當人開始他的教友生活時，他與天主建立正確關係的觀點而有的。他注意到這點因為這是一個有創造性的新的開始，只有藉着天主的力量才能達到。

在希伯來書中，現在是從遙遠的過去而開始的，因此信德是信友不屈不撓和堅持到底的一種能力，他知道自己已擁有了所恩許的產業，但還不是完整的或安全無慮的擁有。因此，這信德是一個實踐的信德，使得人能够保持希望並忍受磨難，因為他確信他希望的對象，那不可見的世界是真實存在的。許多先前的英雄們對那無形，世界的渴望並不很清楚，但他們的確希望得到天主所恩許的，而天主爲他們的信德、望德和服從所給予的報酬却遠遠超過他們所期待的。

## 十一 1

這一節是一種定義的形式，這定義包含兩個意義常引起爭論的詞語：信德是

所希望之事的擔保 (Hypostasis) · 是未見之事的確證 (Elenchos) 。它的意思大概是：信德使人了解他所希望之事，令他信服有一個無形的世界。為作者而言，無形世界的某種可見性是信德的本質，所有的舊約英雄都在困難甚至死亡面前表現出了他們看到那無形世界的這個能力。如果我們發現了他們的行為在聖經上受到了天主的嘉納，那是因為信德給了他們堅持下去的勇氣與毅力。這一節是唯一沒有提到舊約人物的一節，我們是否要將之與「古代的人」連在一起呢？不是他們要光榮這個事實，即藉着信德他們在一切之先經由看得見的受造物看到了那不可見者？

普世 (The eons；參見 1-2) 可能指的是天上的現實體，信德使我們能夠了解這些現實是天主的言語所創造的，並因而結論可見之事物是「從(比由更好)不可見的」而造成的，猶如拷貝是從一個底片而來的，或者陰影是從一個實物投射出來的一樣。也有人把這一句話解釋為看得見的事物並不是從看得見的事物造成的，因此他們的存在並不能自我解釋，而必須依靠那不可見的世界。整個來說，這句話可能是由創一給予的靈感藉着某些信經條文(參考我們的信經「我信

全能者天主聖父化天地」的暗示而有的。

4 此處完全沒有提到亞當和厄娃，因為他們「看見了」天主。亞伯爾的奉獻，所以被接納正證明了他的信德，作者似乎認為這是當然的（參見6節）。亞伯爾被我們的主稱為「義人」，也許這一個衆所週知的名稱已足夠作為「因着信德」的保證。雖然死了，亞伯爾因着信德繼續說話，因為天主的義人因信德而生活（十38）。亞伯爾的信德戰勝了死亡，哈諾客的信德使他免受死亡。他在過了一段中悅天主的生活以後，神秘地從此世被提去，使得他脫免了死亡。這件事引起後來的猶太主義者極大的興趣。

6 爲天主所接納的條件是信德，爲了這個明顯的理由，只有一個相信天主存在（看見那不可見的）並有美好的事物等待着牠（爲將來並生活在將來）的人，才能接近天主。中悅天主相當於練習看那不可見的，並因而期待那將要來的美好事物（見1節），照此生活的人必定可以經歷一切而不迷失。

7 我們只有把諾厄看成是一個堅信有一個不可見現實的人，才能够了解他，那也是他爲全家準備方舟的原因。這樣子做他便定了世界的罪，原來天主也同樣宣

判過了，並因此他成了根據信德的正義繼承人。在創世記中諾厄是第一個被稱爲義人的人，他是另一個藉信德而生活的人，幾乎獨自反對了全世界；而他的信德却拯救了他和他的家庭。

8 ~ 10

亞巴郎是最主要的信德表率。他的信德就是服從，但是只有當他像梅瑟一樣（十一27）不斷地注視那不可見者，才可能有這樣的服從。恩許的繼承人需要信德爲在所應許的土地上度一個異鄉人和飄泊流浪者的生活（在帳幕裡）。對此亞巴郎並不感到困擾，地上之城對他沒有吸引力，他迫切地尋找有永久基礎的城，由天主所計劃和興建的城，只有這城才值此名稱。

11 ~ 12

根據一個不同的讀法我們可以把11節譯爲：「因着信德，他雖過了年齡，仍和撒拉一起成爲一大民族的祖先，因爲他相信那許諾者是忠信的。」這樣有兩個好處；首先保持亞巴郎作爲主詞，其次又避免了把一個希臘字用到女人身上所有的困難。無論如何，其目的是要指出另一個因信德克勝死亡的例子。

13 ~ 16

這是充滿着悲愴和美麗的一頁，死亡觸及了每一個恩許的繼承人，但並沒有搖撼他們的信德。雖然他們終其一生沒有看到恩許的滿全，他們仍從遙遠的地方

向其致敬，同時他們也瞭解到他們的狀況正適合於他們在這個世界上作爲一個異鄉人和流浪者的身份；因爲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只是從他們的家鄉美索不達米亞被放逐出來，也不只是想望着她，因爲他們可以隨時回到那裡去。他們並不是從這受造世界的任何地方被放逐出來，他們所希望的，所歡迎的家鄉是一個「更好的」、一個「天上的」地土。

因此天主爲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一個家鄉、一個安息之處、一座房屋、一個世界、一個聖所。天主並不以他們爲恥，即是說天主樂於自稱爲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這名字的意思是說即使在他們死後，他仍是他們的天主，並且有一天將要使他們復生。如果他們至死得不到所恩許的，那是因爲即使最偉大的信德也只能在大司祭進到帳幔裡面以後才能得到他們（十一39）。只有藉着基督、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十二2），信德才能達到圓滿的地步。

17  
19  
在提到早期的英雄人物時，不能不提到亞巴郎信德的最大考驗、依撒格的祭獻，在這裡雖面對面碰着死亡，信德再度毫不畏縮。亞巴郎知道天主是忠信的，天主既已許下了，必定會保守他的諾言，即使需要使依撒格自死中復活以便成爲

一群後裔的祖先。當亞巴郎的手臂神奇地被阻止時，他接回了他的兒子，這正是整個救贖奧跡的一個象徵。亞巴郎並沒有接受到所恩許的，但他接回了依撒格；這是基督，所有恩許真正滿全的一個寓言。依撒格的祭獻可能即象徵着基督的祭獻，當然包括着（基督和我們的）復活。重獲依撒格直接說來就是所有神聖恩許部分滿全的一個象徵。

20 } 22  
這裡的祝福不只是地上的福地，主要的還是天上的城。這祝福一代一代繼續地傳下去，地上的祝福主要是將來真正祝福的預像。若瑟死了，但在死時他提及了人民的出離埃及並回到預許的福地，而他對遷移自己骨骸所有的吩咐正表示他對復活的信仰。他的信德超越死亡之上並剋勝了它。當依撒格和雅各伯祝福時，我們看到了天主暗中的工作，祂看不見的手改變了族長們人性的見解，然而他們服從了並且欽崇他。

23  
亞巴郎之後，梅瑟是極偉大的信德模範；甚至於他世上的生命也靠着他父母親的信德才得以保全。因着信德他們能以計謀克勝了法郎的諭令而保存了嬰孩的生命。作者是不是想以梅瑟作爲耶穌與黑落德關係的一個「寓言」，正如瑪二所

格後一 20

創五 23  
ff創二 27  
ff 四 8 ff出二 10  
四

記載的呢？他當然在梅瑟的俊美裡看到了天主的寵愛，但是在一個更高的觀點下。梅瑟的信德爲基督徒是一個典型的模範，因爲是他的信德給了他力量使他放棄展現在他眼前的迷人的機會。他有某些頭銜被稱爲是法郎公主的兒子，但是他不顧任何世上的益處，而寧願成爲天主子民的一分子。

爲他而言「默西亞的恥辱」無限地超越了埃及所有寶藏的寶貴。是否因爲默西亞的恥辱即是以色列、天主的受傳者的恥辱？或者是梅瑟在他不顧羞恥選擇人民的艱苦命運時，便已預先結合於耶穌的苦難？無論如何，爲他受辱是得賞報的方法，是唯一值得考慮的。

27

因此他離開了埃及（世界？）這也許指第一次到米德盎去，也許是第二次與人民一起；後者更有可能，因爲是在那一次梅瑟在法郎面前表示他自己毫不害怕。他不畏縮，因爲他好像看到了別人看不見的。因着信德，他看見那不可見的一位，並忠心等待將來的美善，他舉行了逾越節和灑血禮，作爲真正巴斯卦和清潔禮的預像。猶太人的首生者從死亡中被救出，正如同我們這些首生者（十二23）也藉着那些在出谷記中所預像的巴斯卦和灑血禮得以從這世界的桎梏中被救出。

29

雖然作者並不大去注意，出谷和移居客納罕別的事跡，可是却不能放過了過紅海的事跡。人們很早就把這件事看作是洗禮的象徵。只有信德才能解釋以色列人如何避免了臨於埃及人身上的死亡，並說明耶里哥城的倒塌；在這裡耶里哥城可能是罪過和邪惡勢力的象徵。值得注意的是城的倒塌是在七天耐心的等待之後。為聖雅各伯，辣哈布是一個「行為」的模範，用詞不同，思想並無二致，在辣哈布的事件中也是信德克勝了死亡。

30

31

32  
38

作者沒有時間繼續這樣的陳述，但是他設法個別地提出更多的英雄人物，並且將之分類並以撮要的詞句來描述他們的信德功績；有些是指着個別的確定的人物，有些則大略的描寫整個天主子民的經驗。「執行正義」（33節）可以解釋為「治理」，並懂成是繼承若蘇厄和征服時代的民長們。達味和達尼爾兩人都曾「堵住獅子的口」，但這裡可能指達尼爾，因為下一句話似乎是指在火窖裡的青年。35節以後主要的是指瑪加伯書上下裡所描述的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的迫害；雖然其中有些句子可以看成或是指一些更早的人物。這世界加給這些信德人士所有的迫害與酷刑，正顯示出其全部的劣根性和對「更好的」世界固有的敵意。

格前 11

蘇六 20

蘇六 25

雅二 25

達六 22  
加七 22  
加七 28  
若七 15

世界仇恨那些不屬於世界的人。

這一切人雖然因着信德獲得了褒揚，但是沒有獲得所恩許的，因為天主為我們早已預備了一種更好的事，以致若沒有我們，他們決得不到成全。

39  
40

儘管他們顯示了他們的正義、成全和他們信德的堅貞，他們還是無法達到與天主的結合和享受他們日夜渴望並在一切事上尋找與天主的親密交往。因為基督還沒有打開到天主之路（十二2）。天主遲延了對他們恩許的滿全，因為他願意在基督內為我們（和他們）成全一切。他計劃要我們全部一起「成全」並一起達到恩許的理想目標。希伯來人應設法了解他們的特權，因為這些早期的信德人士正期待着「我們」現在所享有的一切。我們所有的仍是一個信德的生活，但是為我們恩許已在這種形式下滿全了，即信德的生活為我們要比他們容易得多了。

## 勸勉 十二 1-17

所以，我們既有如此衆多如雲的證人，圍繞着我們，就該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人的罪過，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雙目常注視着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他為那擺在他面前的歡樂，輕視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寶座的右邊。你們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對他的這樣的叛逆，是怕你們灰心喪志。你們與罪惡爭鬥，還沒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你們竟全忘了天主勸你們，好像勸子女的話說：「我兒，不要輕視上主的懲戒，也不要厭惡他的譴責，因為上主懲戒他所愛的，鞭打他所接管的每個兒子」。為接受懲戒，你們應該堅忍，因為天主對待你們，就如對待子女；那有兒子，做父親的不懲戒他呢？如果你們缺少衆人所共受的懲戒，你們就是私生子，而不是兒子。再者，我們肉身的父親懲戒我們時，我們尚且表示敬畏；何況靈性的父親，我們不是更該服從，以得生活嗎？其

實，肉身的父親只是在短暫的時日內，照他們的心意來施行懲戒，但是天主却是為了我們的好處，為叫我們分沾他的聖善。固然各種懲戒，在當時似乎不是樂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後却給那些這樣受訓練的人，結出義德的和平果實。為此，你們應該伸直痿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你們的腳應履行正直的路，叫瘡子不要偏離正道，反叫他能得痊癒。

你們應設法與衆人和平相處，盡力追求聖德；若無聖德，誰也見不到主；又應該謹慎，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寵，免得有苦根子長出來，而累及你們，使許多人因此蒙受玷污。誰也不要成為淫亂和褻聖者，如厄撒烏一樣，他為了一餐飯，竟出賣了自己長子的名分。你們知道，後來你縱然願意承受祝福，也遭到了拒絕；雖流淚苦求，但沒有得到翻悔的餘地。

這封書信最後的部分主要是在激勵希伯來人按照他們所獻身的信仰而生活，接受平常的規律並彼此和睦相處。前面一章與此緊緊相連，已經包含了一些勸勉的觀點，而它向信友團體所作的要求也極清楚。

1

這些信德的英雄們形成一個軍旅，一大群、衆多如雲的證人。他們的生命所作證的現實，我們已因信德而擁有了。作者要希伯來人由他們的模範中獲得鼓舞，並效法他們拔除各種障礙，放棄拖累他們的罪過。如果我們沿用另一種希臘按不同的抄本文並稍微修改一下，可以這樣翻譯：「卸下各種累贅和一切多餘的裝備，跑我們應跑的賽程。」這樣子更適合上下文的語氣。他們被催促留在賽程中，繼續跑下去，不管一切的障礙和艱苦總不要放棄。他們必須跑的是一個長程的賽跑而不是短跑，最需要的是信心的耐力而不是速度。證人很可能被認為是競賽場上的觀眾，但不能夠確定。

2

無論如何，我們所應注視的不是這些證人，而是耶穌、這場信德賽跑的領袖、先鋒、和指揮（參見二10）。他同時也是完成者、滿全者；第一個開始也是第一個到達者。這裡是否把耶穌自己（我們的前驅；參見六20）看做一個信德的模範？雖然在聖經裡很少這樣說，但我們可以把耶穌面對反對者，苦難和死亡時所有的表現當作信德的模範。無論怎樣說，耶穌的確忍受了同樣的考驗，這些考驗為我們便成了信德的考驗，他能夠面對着十字架的酷刑，因為他看清了隨在後頭的歡

樂，而現在他已在這歡樂之中了。我們也可以這樣了解：不願那應屬於他的歡樂，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而毫不感到羞恥。

3

耶穌雖然純潔無罪，尚必須忍受罪人們「如此」的反對：無論是希伯來人（他們自己也是罪人）必須面對的反對，或者甚至包含了十字架的恥辱——遠超過他們所能遭到的任何事件。如果他們常想着他的模範，他們就不會恢心以至失望地放棄這個賽跑。沒有勇氣進行一般基督信友必須有的戰鬥，是他們易犯的罪過。

4

作者爲什麼要提醒他們，他們還必須抵抗直到流血的地步呢？也許因爲到目前爲止他們無論如何挺身抵抗，也還沒有到達需要犧牲生命的地步（這並不是說明他們的團體中沒有殉道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作者便設想藉着回想基督的抵抗以至於流血來激起他們的勇氣。然而，更可能的是這些話乃針對第5節而說的，因此是一種責備，在對抗罪惡的戰鬥中，他們至今所有的只是非常微弱的抵抗。他們應該爲他們在必須遭遇的敵對中所表現的狼狽不堪而感到羞愧。

5  
6

聖經告訴我們，某種程度的嚴厲性正是天主父性之愛的一種標記；證明他正

7 以慈愛而堅定的手在教導着那些他真正認爲是他子女的人。這個例子可能是由禮儀中使用的「天主經」所引發的。衆子所必須遇到的困難是他們教養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們的考驗是神聖教育的形成訓練。缺少這樣的懲戒乃是天主不把他們當在他子女的警報信號。我們從「我們肉身的父親」接受懲戒，並對他們的懲戒表示敬畏；那麼，我們當然更應該服從「靈性的父親」，因爲這是到達真正生命之路。

10 「靈性的父親」這個「靈性」似乎是指人的精神本性而與天使無關。作者藉着肉身與靈魂的對比，說明了天主超越了人類所有的父親。人的父親只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裡爲我們負責，而他們對我們的關心雖是好意，却難免有人性的無知和自私的沾染。然而天主知道教訓的方法是爲引導我們到他那裡去。在懲戒的時候，我們明顯地看出來，這不是一條充滿喜樂的路，但是它帶給人內在的精神力量，而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才有和平的可能。

12 ~ 13 作者說了這個比喻，是表示他對希伯來人慣有的關心，爲喚醒他們的麻痺。他爲他們的缺少精神、沒有進取心、沒有毅力、逃避必要的十字架和懲戒而憂心

忡忡，他們像一個喪失鬪志的運動員，打不起一點精神來。現在他急切地催逼他們向前邁進（可能競賽跑道的影像仍在他心中），不要再無精打彩地拖着蹣跚的腳步，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持在一起而獲得救援。這個勸勉是爲所有的人，但可能某一些軟弱的份子更是他注意的對象。

14

具體而言，這個鼓起精神並往前邁進究竟指的什麼呢？一方面它是指着與別的人和乎相處，特別是那些難處的人。另一方面要熱切地追求聖德；這裡很容易使人想起真福八端中的締造和平及心裡潔淨。這樣的生活需要這團體中的每一分子都想到他自己要爲整個團體負責，爲衆人的靈修益處而努力，這個可能要求逐出某一不規矩的壞份子，因爲他的行爲有影響到別人的危險「苦根子」。這樣的團體沒有像厄撒烏這種人立足的餘地，至少是後期猶太傳統中的厄撒烏；在傳說中厄撒烏是一切不信神者的代表人物；在這裡他最大的錯似乎是聖經上所描寫的，精神上的遲頓與輕率，致使他出賣了長子的名份。

15

16  
17

基督是「首生子」；基督信友是「首生者的集會」（十二23），每一個基督信友都常有可能受到誘惑，爲了少許的物質利益而出賣使他成爲恩許繼承人的長子

瑪五 8 f

申廿九 18

格前五 1  
8

希一 6

名份。如果他被誘惑所屈服了，他就會發現再沒有第二個機會了。這幾節的迫切力與嚴重性正和六4、8與十26、31相呼應。同樣的，這裡也不是針對那些犯過嚴重的過失（可能是背教）以後尋求合一與寬恕的懺悔者說的。作爲一個宣道者，他所關心的是在於防止過錯的發生。但是他強調說每一個信友可能都要作一個有關他永遠幸福的決定。「沒有機會（沒有餘地）」翻悔。大概是指厄撒烏無法使依撒格改變心意並撤回對雅各伯的祝福。

## 西乃與熙雍 十二18、29

你們原來並不是走近了那可觸摸的山，那裏有烈火、濃雲、黑暗、暴風、號筒的響聲以及說話的聲音，當時那些聽見的人，都懇求天主不要再給他們說話，因為他們承擔不起所吩咐的事：「即使是一隻走獸觸摸了這山，也應用石頭砸死」；並且所顯現的是這麼可怕，連梅瑟也說：「我很是恐慌戰慄。」然而你們却接近了熙雍山和永生天主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接近了千萬天使的盛會，和那些已被登錄在天上的首生者的集會，接近了

審判衆人的天主，接近了已獲得成全的義人的靈魂，接近了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他所灑的血：這血比亞伯爾的血說話說得更好。你們要謹慎，不要拒絕說話的那位！如果從前那些拒絕聽他在地上宣佈啓示的人，不能逃脫懲罰，何況我們這些背棄由天上說話的那位呢？從前他的聲音動搖了下地，如今他却應許說：「還有一次，我不但動搖下地，而且也動搖上天。」這「還有一次」一句，是指明那些被動搖的事物，因為是受造的，必起變化，好叫那些不可動搖的事物得以常存。為此，我們既然是蒙受一個不可動搖的國度，就應該感恩，藉此懷着虔誠和敬畏之情，事奉天主，叫他喜悅，因為我們的天主實是吞滅的烈火。

這一段藉着18節的「原來」與前面的緊相聯結。依撒格象徵「審判衆人的天主」（23節）。如果我們沒有信德，他將永遠拒絕我們。我們的拒絕如同厄撒烏一樣，將是決定性的。審判是這段裡的關鍵主題，這是全書信中最美麗的一頁。我們看到了兩個佈景，地上的西乃和天上的熙雍。在描寫西乃山的盟約時，作者

主要在說明其恐怖，一種屬地上性質的情景，在那裡似乎一切事物都在保持人與天主之間一段遙遠的距離。相反的，另一個不屬地上的美麗情景，在那裡一切事物都引人親近天主。整個的對比由於開始第一句（18節）和與它對立的句子（22節）使用同一個動詞（走近、接近）而有力的表達出來。

18  
} 21

22  
} 24

在描寫西乃山時，作者只選用了舊約中那些適合他目的的景象，而它們是一看就可以明瞭的。然而在熙雍的景況中，一切事物都是天上的表像，因此也是不易了解的。基督信友必須走近的山嶺，並不是地上的，而是天堂，因此作者用了許多象徵性的名稱來描述：熙雍山、永生天主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千萬天使的盛會。「那些已被登錄在天上的首生者的集會」可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但似乎不是指天使，也不是指在天上的亡者的靈魂，而是指在地上衆信者的集會；在世上的基督信友，就是指那個有死的信友團體，似乎就要自這個世上被提拔出去。

先前的與後來的盟約子民不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盟約本身就具有實質上的區別而且是處於不同的世界中。世上的基督信友，就在他們的生活與敬禮當中，已與天使和那些被審判者天主宣稱爲義人的靈魂聯合，並共同舉行了屬天上的禮儀。

依二 1  
5 四 1  
四 1  
默三 1  
十四 1  
六 1  
二 2

我們和他們之間還有一點距離，因為他們已在永遠不變的圓滿中享有了天庭，而我們却還等待着審判的來臨。因此我們應該想到，只有經由耶穌、新約的中保，並藉着他寶血的救贖功能才能達到最後的滿全。由於新的盟約與灑血緊相連接，很容易使人想起聖體聖事。

基督的血經常被認為比亞伯爾的血說話說得「更好」，因為它要求寬恕而不是報復。這正好與本書信中常說的「更好」相一致。但它與下一節並不完全相合，後者好像在警告他們不要成為這血的罪人；爲了這個緣故，有些人認爲基督的血的呼號正如亞伯爾一樣，只是更有功效（十29）。但也許應該說是「更好的」，因爲，正如天主，它從天上發言，而亞伯爾的血却自地上呼號。

這清楚明白的勸語與24節緊緊相聯，並回顧到19節。在那裡「懇求，不要說話」和這節裡的「拒絕」，在原文裡用的是同一個動詞。西乃山上的以色列人不願意聽天主說話，使作者想起了希伯來人的不願聽從神聖的聲音。那些早先的人已經受到了懲罰，雖然他們只是不願聽隱藏在「世上」實體形態下的天主；而現在事態更加嚴重了，因爲爲我們基督信友而言，天主現在說話是發自我們已屬於

他的天上家庭。當作者說他從天上說話時，他可能想到天主是藉着耶穌向我們說話（12）。

26  
27

在西乃山上有了地震，但是下一次，最後的一次，不只是地將搖動，而且天上，就是天穹也要搖動。「受造的」萬物都要消失。有形的受造物被看作是永恒實體在俗世和暫時的複製品，只有永恒實體才能渡過將要來臨的大災難。這「國度」已經是我們的了，是藉着耶穌而給予我們的屬天主實體的天主的恩賜。為此我們應該感謝並頌揚天主，這樣的感恩態度是可蒙天主悅納的敬禮。

28

十一宗徒訓誨錄（Didache）裡有一句話（10）很相似這裡的：「主呀！請記起你的教會，救她脫免一切邪惡，在你的聖愛中成全她，從四方集合起她的聖者在為你預備的國度中……，願（基督的？）恩寵來臨，此世早日過去。」這一段更有意思，因為它也被歸入敬禮中，並且清楚的反映了「天主經」的祈禱（參見5節及其後的詮釋）。希伯來人還沒有決定性的擁有這個國慶，所以他們還須要有戒慎恐懼之心。現在自熙雍發言的天主也就是在西乃山上說話的天主，他毫不留情的要處罰那些他所施救恩的人（13）。

29

## 最後的囑咐 十三 1-17

弟兄相愛之情應當常存。不可忘了款待旅客，曾有人因此於不知不覺中款待了天使。你們應懷念被囚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被囚禁；應懷念受虐待的人，好像你們也親身受了一樣。在各方面，婚姻應受尊重，牀第應是無玷污的，因為淫亂和犯姦的人，天主必妥裁判。待人接物不應愛錢；對現狀應知足，因為天主曾親自說過：「我決不離開你，也決不棄捨你」。所以我們可放心大膽地說：「有上主保護我，我不畏懼；人對我怎樣？」你們應該記念那些曾給你們講過天主的道理，作過你們領袖的人，默想他們的生死，好效法他們的信德。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不可因各種異端道理而偏離正道；最好以恩寵來堅固自己的心，而不要以食物；那靠食物而行的人，從未得到好處。我們有一座祭壇，那些在帳幕內行敬禮的人，沒有權利吃上面的祭物，因為那些祭牲的血，由大司祭帶到聖所內當作贖罪祭，祭牲的屍體却應在營外焚燒了；因此耶穌為以自己

的血聖化人民，就在城門外受了苦難。所以我們應離開營幕，到他那裏去，去分享他的凌辱，因為我們在此沒有常存的城邑，而是尋求那將來的城邑。所以我們應藉着耶穌，時常給天主奉獻讚頌的祭獻，就是獻上我們嘴唇的佳果，頌揚他的聖名。至於慈善和施捨，也不可忘記，因為這樣的祭獻是天主所喜悅的。你們應信服並聽從你們的領袖，因為他們為了你們的靈魂，常醒寤不寐，好像要代你們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喜歡盡此職分，而不哀怨，因為他們若有哀怨，為你們決無好處。

儘管最後這一部分裡討論了全然不同的材料，使它看起來有點像附錄，但是很顯然的是同一個作者的作品。因此我們不必去管少數學者如何認為這一章是別人的作品。

1 ~ 2 作者對他們的兄弟之愛 (Philadelphia) 和善待客旅之情 (Philoenia)，一方面加以讚揚，一方面又加以責備。他這樣的說法讓人家感覺到，在希伯來人中這些善情還保留着，但並沒有多大作用。在初期教會中，這兩樣是合一的根源

3

和標記。第二節所說的可以歸給好幾個舊約人物，但很可能是指亞巴郎。作者要希伯來人幫助那些受監禁和被虐待的人，以各種可能的方法，用祈禱和行動來幫助他們，藉着與他們同受來減輕受磨難者的負擔。這應該是很容易的事，因為只要他們仍「在肉身中」，他們也就在受到了鎖鏈和苦難。這一段相當含糊的句子並不證明希伯來人受到了某一公眾權威有組織的迫害。就如同在新約中常有的一樣，在這個勸告之中也包括了反對不貞和貪婪。如果一個人真心要棄絕世俗，那麼他必須掙脫這些惡習的鎖鏈。對事物的貪婪有着巨大的拉力，使得人不能明白天主就是他們的保護者，並且也不會順從天主聖意的安排。

4  
6

7 到17節似乎造成了一個有意識的文學統一體，從談論過去的領袖 (Negouri-menoi) 開始，以提到現在的領袖結束。過去的領袖宣講天主的言語，現在的領袖好像擔負着牧靈的責任。這裡並沒有清楚的指出禮儀的職務，但很可能指示着禮儀的功用。

7  
8

過去的領袖現在已經死了，他們的死亡是一種特殊的方式，一個令人嘆服的信德生活的高峯，很明顯的他們一直到死常注視著那不可見的。即使我們能够認

民十三  
多五  
二

格前五  
九  
六  
蘇前四  
六  
詠一  
一七

爲這裡說的並不是殉道，他們也必然是天上世界的忠實見證。第8節是這封書信所有美麗的詞句中最令人嘆爲觀止的一句。作者可能是從一些別的信詞或禮儀詞句中借用過來，但是他找到了一個最恰當的地方來安置它。因爲基督是永恆如一的，天主的話爲希伯來人也是不能變更的。他們以前的領袖給他們宣講的信息本質上就是這個對基督的宣信。基督是他們信仰的對象，也爲了基督他們接受死亡。人來了，人去了，基督却永遠常存。

9 基督是不變的這個事實本身就在警告着那些教導異說而不同於以前的領袖所傳報給他們的天主的話的人，震撼他們的危險似乎是在道理上而不在實行上，但這些異端的本質如何却不清楚。這裡並不像是在警告他們不要回去或迷戀於猶太聖殿的祭獻儀式或其他猶太人的敬禮方式。一個基督信友將會在「恩寵」中得到心神的力量，就是天主在基督內賜於我們的恩惠。在「食物」中他們將找不到這些好處，基本上那是沒有用的，是屬於此世的（九10）。食物構成了舊盟約宗教組織的特色，它們只是現在我們在「恩寵」中所擁有的真實事物的影像。人企圖設計各種方法爲達到與天主結合的目的，「食物」似乎正象徵着這些方法根本上

毫無用處。「食物」屬於西乃山可見的世界，而「恩寵」則屬於照雍看不見的世界。

這一節的意義引起更多的討論，「祭壇」似乎並非直指可見的聖餐祭臺，而有許多人認為是指基督本身。無論如何，不管它是否像我們的大司祭和我們的聖所一樣直接指着基督，我們的祭壇，它是屬於一種領域，在那裡基督受難和行祭，那就是屬於天上的領域。最後晚餐桌、十字架、和天上的祭壇，其中可能有一個是作者所想的。

「那些在帳幕內行敬禮的人」是指誰呢？不少的人把這句話當作反對參與猶太聖殿所行敬禮的禁令。在導論裡我們已經反對過這樣的見解。在這裡我們只要指出一點就够了，如果作者的意思是這樣的話，他不提聖殿而說帳幕，這豈不可笑？如果以下的說法較為可能，就是：「帳幕」是指着世界，而那些在裡面行敬禮的人是指那些卑屈並熱衷於感官和物質世界的信徒。爲了享有基督信友的「恩寵」並真正的分享基督，信友們必須離開這個世界。這樣的解釋可以給予「帳幕」一個和本書信其他地方所表現出來的一般意思，也更符合13節所說的「營

帳」所代表的意義。

11 ~ 14

接着，作者提到了一個與舊盟約下的贖罪禮有關的特色。他注意的焦點是在這句話上：「在營帳外」。因為這使他想起了一件事實，就是：耶穌受難時正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門外」。耶穌為聖化新的天主子民所行的祭獻既然完全在營帳外舉行，並不像以前的贖罪祭所行的，因此在它們中便沒有真正的平行。為此，基督信友被邀去到耶穌所在的「營帳外」，去接近在天上聖所的屬天的祭壇。

這條路引導我們，就如它以前領過耶穌，出離這個世界，而到達這個世界認為是恥辱的地方去。這個解釋似乎相當的令人滿意，尤其是在看到它與14節的密切關係之後。14節好像指明營帳即是那不能常存的城邑，而凌辱乃是那些注心於看不見的城市（十一10）的人所經常體驗到的。我們在聖體聖事中所領受的聖化的血，給予我們力量在世界面前勇敢地跟隨耶穌。

15 與此不同的教訓，有害於真正的敬禮。和對基督信友讚頌之祭的正確了解，也會使信友忘記了來自敬禮並歸向敬禮的慈善與施捨。這裡和若四23 f 及十五章有點相似，它們好像都與感恩祭有關。末了，作者要希伯來人服從他們現在的領

袖，因為服從也是與敬禮密切關連的。就如在別的兩大段的結尾一樣，審判的配景又出現在眼前。

## 四 結語 希十三 18 - 25

請為我們祈禱！因為我們確信，我們有一個純正的良心，願意在一切事上舉止完善。我還懇切勸勉你們格外行祈禱，使我快回到你們那裏。賜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領出了那位因永遠盟約的血，作羣羊偉大司牧的我們的主耶穌，願他成全你們行各種善工，好承行他的旨意；願天主在我們身上，藉着耶穌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悅的事！願光榮歸於他，至於無窮之世！阿們。弟兄們！我勸你們容納這勸慰的話，因為我只是簡略地給你們寫了這封信。你們要知道，你們的弟兄茂德已被釋放了；如果他來的快，我就同他一起來看你們。問候你們的諸位領袖和眾聖徒！意大利的弟兄們問候你們。願恩寵與你們眾人同在！

作者最後幾句話包含了一個對祈禱的要求，一個祝福，和一個問候詞，這些

都是一封書常用的結語。

18 ~ 19

雖然作者要求他們祈禱，但他清楚表示並不為他的教訓而感焦慮，儘管有些人可能不喜歡這些教訓。他希望很快能再和希伯來人在一起（參閱23節）。

20 ~ 21

只有在這個漂亮的祝福詞中，才清楚的提到耶穌的復活，至於他的升天却經常提到。在21節中「歸於祂」這個「他」大概不是指「耶穌基督」，而是指「賜平安的天主」。

22 ~ 25

作者要求他們以善意來接受他的話，並原諒他，因為他用這麼簡略的話來處理這麼重大的資料。「弟茂德」就是衆所週知的保祿的同伴，不可能是別人。很可能他是從監禁中「被釋放了」，但我們無法從別的地方找到資料。不過，在希臘文中也可以懂作他已經完成了他的旅程。問候諸位領袖和衆聖徒似乎指示希伯來人就是某地方教會的一個小團體。我們無法知道義大利人問候他們是從義大利的某個地方，或是在義大利以外的地方。

## 溫習指南與討論題材

### 一

#### 希伯來書導論

1、指出希伯來書雖然開頭不像一封書信，（結尾却是書信體）。比較希伯來書和若望一書的開始和最後的幾節。為什麼可以說作者有意為某個慶節寫一篇道理，因為無法參與慶典而為那團體寫下了這篇道理？

2、為什麼寫下了希伯來書？為什麼對這書信所要給予的團體本身或是這書的內容而言，這名稱都不是妥當的指示？希伯來書和谷木蘭團體的手抄本的觀點有沒有近似的地方？有沒有可能是為了「陸拉博」而寫了這書？

3、「希伯來書擁有自己特殊的美麗字彙和風格，固然是由於它所論及的題材之莊

嚴與高貴，但是更主要的是作者的文學修養。」請舉例說明這個論點。爲了什麼緣故有人主張或者否認作者是保祿、若望、阿頗羅、或巴爾納伯？

4、希伯來書寫於何時何地？教會如何接納了它？它的信息是什麼？作者怎樣討論「十字架的恥辱」？爲什麼說作者很恰當的稱此書爲「勸慰的話」？

5、作者所希望表達的看法是什麼？請論述這書信的大綱。

## 一一

### 序·基督與天使

1、強調天主的語言在基督內的決定性，使這序言和若望福音的序言有了連繫。找出證明這個論點的章節，並加以討論。

2、雖然從前天主對他聖子所有的啓示並不完整，但也是非常美麗的。請在大先知的著作中找出希伯來書作者所指點的重要章節。

3、從聖經上別的地方可以知道有關基督、「萬有的承繼者」(詠二八；若一三)他

「在高處坐於尊威的右邊」(詠一〇九1；智七26；谷十六19；哥一15)。請用你自己的話陳述出來。

4、指出有關基督登極於天使之上的各節(一5-14)，並說明作者如何應用了舊約。

5、爲什麼這個勸勉(二1-4)一方面鼓勵，一方面又威嚇？從宗徒大事錄裡舉例說明這幾節適當地描寫出耶路撒冷初期教會的情況。

### 三

## 聖子與義子

1、從詠八中找出基督和聖保祿所用過的各節來。爲什麼希伯來書的作者略去了7  
C 這句話？請引用三卷新約書來證明天上的光榮賜給了復活升天的基督的人性  
作爲他受難與死亡的賞報。

2、這封信如何闡明「生命的首領」這句話的意義？這句話在復活節的繼擘詠中加

以採用了。

3、爲什麼稱呼基督爲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是正確的？

4、作者爲什麼勸告希伯來人要看着基督，並默想他的忠信？解釋希三1-4中建築物的比喻。從日課經早課的邀請詩，詠九十四中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5、辨別聖經上三種不同的安息：一、出谷後在客納罕的安息；二、第七天的安息；三、天主的永遠的安息。結束第一段的這首對天主言語的簡短讚美詩與這書信的開頭數節有什麼關係？

## 四

### 基督我們的大司祭

1、希伯來書的作者如何推動他的聽衆明智地，有益地去舉行團體的禮儀？「基督信友生活的本質乃繫於司祭子民追隨偉大的大司祭耶穌而接近天主。」試說明之。

2、試指出在悔罪經中「也爲我們罪人」與希五1、4之間的關係。

3、基督的司祭名銜是什麼？當他在世之時，他作了什麼司祭奉獻？他祈求免除死亡嗎？天主怎樣聽他的祈求？

4、爲什麼希伯來人被證明了在「言語」上是令人失望的學生？教理題材分爲那三組？他爲什麼要他的讀者默想基督「我們的大司祭」？

5、作者爲什麼那麼關心故意的不信，秘密的內在的「背棄」基督？爲什麼人認爲詠三十三很早是在基督信友的洗禮中被引用了？舊約中天主的朝聖者如何通過了這個世界？這個勸勉結束於那一點上？

## 五

### 默基瑟德和基督大司祭

1、聖經中所描繪的默基瑟德在那一個細節上吸引了希伯來書作者的興趣？他如何表達了他對撒冷高貴的王所有的感想？肋未人的司祭職是否成全？

2、爲什麼說耶穌是一個根據默基瑟德，而不是根據亞郎的司祭？詠一〇九是否設想新的「品位」將廢除先前規定世襲司祭制度的法規？

3、爲什麼耶穌是一個成全的大司祭？他能爲人做什麼？爲什麼一個真正成全的祭獻必須是唯一的？

4、指出基督在天上聖所作爲大司祭的工程導致了新約的實現。盟約與司祭職之間有什麼關連？

5、引證耶三十一 31 41 並指明希伯來書的作者如何看出這個預言在基督信友的團體中實現了。討論一些有關係的新約章節：瑪十一 27；路二十二 20；若六 45；羅五 5；格前十一 25；格後三 3 6。

## 六

### 基督與道路

1、解釋下列各名詞，並指出希伯來書作者加給它們的意義：屬世界的聖殿，供

餅，至聖所，香壇，亞郎的棍杖，盛瑪納的金罐，贖罪節，贖罪蓋。

2、「第一個帳幕」和在其中舉行的儀式有什麼意義？

「更大，更齊全的，不是人手所造，不屬於受造世界的帳幕」是什麼意思？

3、請對照舊的與新的盟約。為什麼用希臘文 *diathake* 一字來翻譯希伯來文的盟約 (*berith*)。怎樣說不論是為盟約或遺囑，死亡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4、翻閱出二四，肋十四，戶十九。希十與它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法律不能使朝拜者成全？我們應該怎樣來看感恩禮，是可與其他在世上舉行的祭獻呢？或者是在天上所舉行的——一個實在事件？

5、為什麼基督信友敬禮的真正實踐將確保此團體最後得進入天堂？對一個污辱天主聖子，褻瀆基督盟約之血的基督信友，作者提出了怎樣的警告？。

## 七

### 考驗和信德的表率

1、作者爲什麼要重提希伯來人在先前考驗時所表現的堅強抵抗和活潑的信德精神？爲什麼他們需要信心和耐力？在這幾節中信德有什麼意義？請重述希十38-39裡全然是實踐性的信友的定義。

2、希十一的文學類型是什麼？在這一長串的信德英雄名單中暗含的對比強調法是指什麼？「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試解釋之。

3、爲什麼沒有提到亞當和厄娃？解釋亞伯爾、哈諾客、諾厄、亞巴郎、和梅瑟怎麼是信德的典型？

4、從出谷記所記載的過紅海和耶里哥城的倒塌能夠得到怎樣的信德教訓，試討論之。別的英雄式信德的模範又是如何被引證了？

5、「我們所有的仍是一個信德的生活，但爲我們，恩許已在這種形式下滿全了，

即信德的生活爲我們要比舊約的聽衆容易得多了。試說明之。

## 八

### 信德的生活

1、作者如何催促希伯來人由那些證人以生命作證的無形現實，也就我們藉信德已擁有的現實，而獲得鼓舞？爲什麼要他們注視耶穌？爲什麼要提醒他們還必須以流血來抵抗呢？

2、作者給予希伯來人的具體的勸告是什麼？爲什麼警告他們要相反像厄撒烏一樣的人？這幾節是否太嚴厲了？這些嚴厲的話是爲了什麼緣故？

3、比較地上的西乃和天上的熙雍。指出在這美麗的一頁中其關鍵主題是審判。

4、我們能否說：在地上的基督信友，就在他們的生活與敬禮當中，已經與天上天使和聖人們聯合，共同舉行屬天上的禮儀？

5、請爲這書信最後的囑咐作一撮要。祭壇、舊盟約下的贖罪禮、讚頌之祭、審判等是暗示着什麼？

# 聖經綱目

思高聖經學會譯釋

聖經公會譯釋

天主教

基督教

舊約

全書

創世紀

創

創世紀

創

出谷紀

出

出埃及記

出

肋未紀

肋

肋未記

利

戶籍紀

戶

民數記

民

申命紀

申

申命記

申

若蘇厄書

蘇

約書亞記

書

民長紀

民

士師記

士

聖經綱目

一四一

希伯來書

盧德傳

盧

路得記

得

撒慕爾紀上

撒上

撒母耳記上

撒上

撒慕爾紀下

撒下

撒母耳記下

撒下

列王紀上

列上

列王記上

王上

列王紀下

列下

列王記下

王下

編年紀上

編上

歷代志上

代上

編年紀下

編下

歷代志下

代下

厄斯德拉上

厄上

以斯拉記

拉

厄斯德拉下

厄下

尼希米記

尼

多俾亞傳

多

友弟德傳

友

艾斯德爾傳

艾

以斯帖記

斯

約伯傳

約

約伯記

伯

聖詠集

詠

詩篇

詩

箴言

訓道篇

雅歌

智慧書

德訓篇

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耶肋米亞哀歌

巴路克

厄則克耳

達尼爾

歐瑟亞

岳厄爾

亞毛斯

箴言

訓道篇

雅歌

智慧書

德訓篇

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哀耶肋米亞

巴路克

則克耳

達尼爾

歐瑟亞

岳厄爾

亞毛斯

同上

傳道書

同上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以西結書

但以理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傳

賽

耶

哀

結

但

何

珥

摩

希伯來書

亞北底亞斯

約納

米該亞

納鴻

哈巴谷

索福尼亞

哈蓋

匝加利亞

瑪拉基亞

瑪加伯上

瑪加伯下

瑪寶福音

馬爾谷福音

一四四

俄巴底亞書

約拿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新

約

全

書

北

納

米

鴻

哈

索

蓋

匝

拉

加上

加下

瑪

谷

俄

拿

彌

鴻

哈

番

該

亞

瑪

太

可

路加福音	路	同上	
若望福音	若	約翰福音	約
宗徒大事錄	宗	使徒行傳	徒
羅馬書	羅	羅馬人書	羅
格林多前書	格前	哥林多前書	林前
格林多後書	格後	哥林多後書	林後
迦拉達書	迦	加拉太書	加
厄弗所書	弗	以弗所書	弗
斐理伯書	斐	腓立比書	腓
哥羅森書	哥	歌羅西書	西
得撒洛尼前書	得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
得撒洛尼後書	得後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後
弟茂德前書	弟前	提摩太前書	提前
弟茂德後書	弟後	提摩太後書	提後

弟鐸書

鐸

提多書

多

費肋孟書

費

腓利門書

門

希伯來書

希

同上

來

雅各伯書

雅

雅各書

雅

伯多祿前書

伯前

彼得前書

彼

伯多祿後書

伯後

彼得後書

彼

若望一書

若一

約翰一書

約一

若望二書

若二

約翰二書

約二

若望三書

若三

約翰三書

約三

猶達書

猶

猶大書

猶

默示錄

默

啓示錄

啓

# 新約導讀叢書

1. 新約導論

R. A. F. Mackenzie, S. J.  
馬坎錫神  
蔣梅父著  
譯著

2. 馬爾谷福音

G. S. Sloyan  
斯樓  
王慧陽神  
敏父著  
譯著

3. 路加福音

O. Stuhmiller, C. P.  
司徒麥勒神  
呂芬蓉父著  
譯著

4. 瑪竇福音

D. M. Stanley, S. J.  
斯旦雷神  
曹定神  
人父著  
譯著

5. 宗徒大事錄

N. M. Flanagan, O. S. M.  
伏拉根神  
張雪神  
父珠著  
譯著

希伯來書

6. 保祿書信導論  
得撒洛尼前後書

B. Vawter, G.M.  
潘伏沃震特神  
澤父  
譯著

7. 迦拉達書  
及羅馬書

B.M. Ahern, O.P.  
楊艾亨世神  
雄父  
譯著

8. 格林多前後書

G.J. Peifer, O.S.B.  
孫項培弗神  
淑國寧玲合  
父  
譯著

9. 斐理伯書·厄弗所書  
哥羅森書·費肋孟書

K. Sullivan, R.S.C.J.  
陳蘇里文修  
眞女  
譯著

10. 弟茂德前書，弟鐸書，  
弟茂德後書

R.T. Siebenack, C.P.P.S.  
陳西班永乃神  
禹父  
譯著

11. 希伯來書

J.F. McConnell, M.M.  
吳麥終柯源乃神  
父父  
譯著

12. 雅各伯書、猶達書  
伯多祿前後書

E. H. Maly,

吳梅終萊源  
神修士父  
譯著

13. 若望福音及書信

R. B. Brown,

陳蕭布  
永立朗  
神禹明  
神父  
合父  
譯著

14. 若望默示錄

W. G. Heidt, O.S.B.

陳楊海  
永世特  
神禹雄  
神父  
合父  
譯著

新約導讀叢書之十一

# 希伯來書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麥 柯 乃 神 父  
譯者：吳 終 源 神 父  
出版者：光 啓 出 版 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 197 號  
電話：(042)224474 , 242140  
郵政劃撥：中 2 0 4 7 9 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發行印者：鄧 聖 沖  
承印者：臺中教區主教蔡文興  
印者：中 信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400)臺中市民族路 225 號  
定價： N.T. ~~240~~ . 00

10139±

